



~ 16  
2416  
2



和  
2416  
3-2

南岳集卷三

序

送趙晉叔世彙下第序

己丑

讀史嘗恠蘇君善揣摩不能飛秦王羽毛蔡澤挾雄  
辯未免魏人之奪鬲及北走趙見肅侯邯鄲宮而騁  
牛後雞口之辯卒奔走山東諸侯黃金纍纍如斗者  
六西入秦折范叔於丞相府而抗四時成功之語奪  
其丞相封侯之權而寵秦中者四十三年始知天之  
於丈夫始困而終紓之也吾宗人晉叔爲文章妙一  
世其所好固在遷固而於舉子業靡不工尤長於駢



偶自結髮鄉舉未嘗不在選然而龍鍾甚半世乾沒  
場屋也退而發憤攻舉子業益力日對策復見屈非  
命耶世見晉叔厄於科疵以摛文坦率短於舉業豈  
知晉叔者自諱吏部猶三北有司曰使司馬文園太  
史公楊執戟之徒復起而應博學宏辭必慚且耻則  
文章豪傑之士不以選舉得失爲榮辱久矣然則晉  
叔之短於舉業何損乎而雖吾始疑其不及於古文  
詞也及觀其所對大策亡論縱橫宏濶雜以時務事  
情卽其菽粟梁肉者固足以啗有司口也竟不中益  
信其命也非才之罪也當今之士纔通簡牘不窺秦

漢語日夜誦習程文以竊巍科美仕卽沾沾自喜便  
以古文詞自居而衆皆靡然爭趨慕之獨晉叔低頭  
不敢以古文詞自見而世之論文章亦以科第上下  
之故莫有齒晉叔者寧不寃哉一國家明年復招賢  
良晉叔磨礪而擢第一然後大放雄詞坐制騷壇何  
遽讓今之執牛耳者天之於丈夫始困而終紓之者  
非也耶晉叔爲人佚宕每好高談四座雖屢困人不  
見其窮愁黧顏曷鼻貌類綱成而亦謂富貴吾所自  
有云今又困而歸矣何顏復喚崔媪而下機哉

送萬休任丈赴寧海序

癸巳

始先子於文章少許可獨嘗字謂公曰吾弱冠而友  
夫人矣其才足以著書惜其以家難擯不用於世宗  
著時尚髫而耳其言後先子亦罷官屏居久之遭外  
艱毀甚猶日一粥不再而日夜嗚嗚哭不輟或謂過  
於先王之制輒慨然泣曰吾年幾不稱夭矣而且於  
世已無用從先人於九原足矣先子旣沒之四年宗  
著拜公於廣陵田舍時公持服松楸旣闋數載猶夫  
粥溢疏飲形貌纍然慼慼動人乃退而涕漉漉悲先  
子之不勝喪而憂公之毀也未幾朝廷嘉公之孝而  
大臣爭交章薦之授大郡者三諫官者一而公猶不

起蓋公孩而失恃故潛行追服而不欲使人知也不  
知者或疑公以索價者及拜是邑乃幡然起曰始吾  
恐其病不任事也今不敢重違明主之意蓋持服六  
載乃出人始知公之微意而咸稱孝矣公將行辱徵  
一言於宗著復於公曰自古文章之士類不護細行  
今公則篤行淳備誠孝足以感人以此臨民則固當  
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其於化民也何有而久居田間  
新起視事於小民之情僞疾苦知之必審而處之有  
方矣然則臨民之道治政之要固不待贈言而有餘  
乎游刃矣宗著何言哉顧公文章妙一世世之名能

言者咸以牛耳歸公雖號爲能詩者亦莫不爭效公詩側弁而吟歛衽而歎者無非公咳唾之餘則公之文章蓋不可以不傳於後也然公今進於道矣若以文章爲不足屑爲而無所事此則非宗著之所敢知也如其不然者公豈無意於立言垂後之業哉昔太史公叙自古賢人君子窮愁著書之事取以自比而見其志焉向公以家難畏約山椒久矣而公之窮愁不下於古人則抑未知於其時亦能著書否乎或不暇爲之於前者而亦未必終無意於今日也况寧海嶺海間一都會也太白遠蹠而挿天東海吐吸其

間山川雄麗足以恢人氣槩願公以時自壯其藻思作爲文章如子長之書藏之名山大川而還則豈非吾先子所期於公者哉遂以此語爲公贈

安子厚廔詩稿序

癸巳

子厚於澤風公爲外孫澤風公文章蓋一世於詩最深余嘗從子厚兄子白得公抄稿詩五言七言古而讀之蓋近世作者也 國朝以來以詩名家者獨數容齋湖陰蘇齋芝川挹翠石洲東岳六七公而公之詩可以鴈行而尤精緻云余徃在東里與子厚遊子厚時幼固已竒之後子厚從其尊君宦遊四方中歲

南華集卷之二  
不相見者殆五六歲未嘗一日忘其爲人也今觀其所著詩稿沉密雅健已窺古人津筏曩者吾特取其穎脫可愛而已不意其爲詩乃能如是俗兒紛紛治文詞舉以華靡爲事取售有司而已未見有如子厚之爲者可歎也又聞子厚於書無所不覽酷好杜工部宜其所就不淺也勉之乎哉嗟乎吾嘗慕澤風公之文章故於子厚益有感也世稱楊平通文章類太史公豈澤風公之遺風餘韻發之於子厚也耶因次其卷中韻而歸之

送人序

甲午

先子庚午與公成進士癸酉與承宣公登第先子游公父子間相得驩甚乃尊事承宣公而交善公云公於道旁通多可析萬理秋毫不遺於百家靡不究其蘊奧遇堪輿卽爲堪輿遇星卜卽爲星卜雖號謂老於其術者莫不以牛耳歸之公特不事耳咸臻其妙顧尤長於俞扁家言蓋自承宣公固已三昧此術公旣受承宣公旨漱以池上之方徃徃能生死人世以俞扁家與巫匠等或有羞爲之而譏公之爲者夫人親在堂不幸有疾則走醫家之門叩焉彼醫家者類在下中僅誦本草數葉便托醫家衣食焉卽妄以跗

陀自居而瞞人自大醫一轍也彼惡知君佐輕重之分哉乃操藥妄投而漫應曰是藥也立愈歸而試之其不以反誤人者鮮矣嗟呼既不能閑於醫以已其親之疾甚則或誤其症而反以爲羞者何哉自公之治俞扁家言二尊人皆年高而無恙云昔伊太保殷揚州聖人師也江左名士也並從事刀圭間韓吏部嘗歎於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又曰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未有不通此而能爲大賢君子者是大賢君子亦必事於方藥之書也自大朴世降而不能無癘疢夭札癘殘之良夫癘疢夭

札癘殘之良聖人之所先而哀之者而非醫莫能治由是泝之醫亦聖人之術也神農黃帝上古聖神也而神農斷斷於吮咀百草黃帝與岐俞之徒申申答問然則醫非聖人之術耶夫以聖人之術與巫匠等非妄邪伊太保殷揚州皆深於醫未聞其時有以此賤之韓吏部以大賢君子歸之神農黃帝者或嘗草或答問今之以醫爲羞者其可乎其不可乎然近世薦紳先生徃徃亦有挾素書而窺津筏者宗著年十三左髆患骨疽不能起立殆七年人皆以廢疾期公一見曰此易耳與十餘劑而起嗚呼公再生我公

曰是病不可不善其後惠以大藥者再藥鏐重甚家  
貧不能具不能盡從公言自是真魄日離坎涸兌鑠  
百疾闖闖伺之今夏果離大病熱伏而水火易位蓋  
死疾也其時公適至京師宗著垂死而歎曰湖南之  
距京師千里也公之北轅四五載而僅一二而吾疾  
作而公適至吾不死矣夫果用數劑而愈是公復生  
我也今人有一飯之恩半菽之惠必思所以報之宗  
著不知何以報公也承宣公以文章博雅爲一世所  
重而中歲謝事家居湖海高臥不起公亦拋舉子業  
日侍側承歡所以奉養承宣公者甚備間以檢方濟

人爲事所全活以千數不遠秦楚之路項背門下久  
之復入場屋屢屈世方以委靡卑弱之體工於舉業  
而以公之文章之淵然之光蒼然之色率然投之宜  
有司之皆肉其眼也人有疑公之始廢舉後不堅者  
是豈足以知公者哉或曰公之赴舉非公意也承宣  
公志也公每至京師以疾來告者常滿座以書問者  
堆案鉗紙拈筆而答日累百紙應之無倦色見人有  
危疾憂之不啻眷戚病者有恟惶之色則公必軒眉  
而笑曰無憂也病間無何矣病者聞之若失其沉痾  
其父兄若子弟莫不歡然自慰是以投之藥鮮有不



立起者公嘗曰醫雖在意亦必以至誠爲本得失伏於芒芴之間輕重決於銖分之際其妙甚深而察之甚難苟無誠以引之則意安從生不然徒用彼腐草之根能活人哉此蓋公爲醫之法也公將行宗著曰古人云同乘兄弟也四海之士同赴澤官所選不過百取一焉千取十焉同與其榜同得其榮則比同乘不亦爲尤親乎先子旣與公父子同榜此世所罕有而其親且厚何如也宜公之肉骨我也再生我也願宗著疾益甚恐不能朝暮存而墜先子之業從今以往宗著之望於公者益深矣何也若公能念先子時

以良方賜宗著使犬馬之疾拔本塞源而獲緒先子之業豈非先子之交善公之意也

送栢谷金文得臣序

世嘗說詩人癖於推敲沉於麴蘖不以事務嬰心每以阮嗣宗之東平王無功之六合爲藉口昔陶彭澤在縣八十日卽賦歸來古人猶謂使一縣之民八十日作羲皇之民其功化亦不淺矣韋蘇州在郡暇日焚香哦詩風流雅韻播於吳中而亦不聞其廢事陶韋非能詩者乎以迂濶爲詩人訾謗者至此而說亦窮矣栢谷金先生氣醇而貌古言確而守專以詩名

南岳集卷三  
動一時望其眉宇可知爲陶韋中人也居於木溪之陽杜門讀書絕意仕宦雅有終老之計頃授花山闈其有水石將欣然赴之宰相有泥之者不果行或疑先生嫻於文辭而至於簿書非其所長且不屑爲余謂不然以先生之讀書知之自宋之蘇老泉麗之李牧隱在古人最號多讀書而先生之讀殆猶過之非篤實能如是乎先生又勇於爲義雖細事與人期未嘗負之夫篤實則蒞民必勤信義則持己必敬安有如是而不能理一縣者乎時俗駸駸日趨於偷薄誠使一世之人舉如先生之心則淳熙之舊可還羲皇

之俗可見秉釣者所宜汲汲而求之反欲東之高閣何哉今之爲吏者聚精神於米鹽苞苴之間承奉要人游揚聲譽於赤子之榮悴無與焉卽宰相交口稱之必謂之辨職夫先生之才非謂其長於治民其視民如傷不取一芥則雖其怨敵信之其視俗吏賢不肖何如也近世薦紳之徒尤不喜讀書旣無所樹立則便以事功自詫見文詞之士輒姍笑之其所做果能無愧於古人之功名而有勝於文辭者耶是未可知也嗚呼其所謂事功者亦不過工語言美姿容銳於進取卽謂之名流揚揚入於天曹集賢之門而已

先生獨少此耳果以此少先生哉余聞長老之言  
祖宗朝最重文士成慵齋倪貌寢至有坐客之譏而  
性又放曠捫虱盈案申企齋光漢以詩寄鄉奴催貢  
聞者捧腹金乖崖守溫嘗自直廬歸家不下街巷詢  
訪始認當時哂其坦率使數公生於今世必不勝其  
笑侮亦必困躓而死矣然猶俱躋高班或典文柄極  
其華顯可想 祖宗時用人取長之美意也今世用  
人之法未必慎於 祖宗時而獨於文人輒謂之濶  
於事情擯抑不用而後已嗟乎此豈獨爲先生慨也  
今夫蔭仕之人或不識一丁字藉其父祖之任乾沒

諸寺至卑微也猶能日夜屈指計閱閱出宰百里顧  
先生半世攻文詞辛苦取高第反不得與此輩比竝  
莫不爲先生悒悒而顧先生夷然不以爲意至使見  
者恍然意消不敢舉此以致唁此不足爲先生道而  
亦可見人品之高也先生之詩蓋出於陶韋而又能  
不以得失爲忻戚則不亶其詩似之而已今况將歸  
湖海逍遙物外嘲咏江山則幽閑澹宕之趣可與陶  
韋相上下而咳唾餘芳足馨千古其與僥倖一時之  
富貴汲汲風塵者其相去亦遠矣先生將行辱一言  
之索宗著以此說爲先生贈

贈崔周卿佐嶺南幕序

昔崔敦詩在宣州佐幕也韓昌黎與書累數百言其大要言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而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然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耶古人於朋友相勉相愛之道蓋可見矣今周卿以高科由翰苑轉殿中則薇垣栢府乃其職也顧乃遠佐嶺幕夙夜之賢遊居之良莫不爲周卿歎然以周卿之賢豈以區區一出入之得失芥意哉其拒而不受於懷不翅河堤之屋審也非徒不置之於言而幾微之間亦將樂而安之殆有過於敦詩者則此固不足爲周卿勉而

亦不足爲周卿稱道者也顧吾有一說焉范希文言幕府辟客須可爲師者若在可友以下則不可辟也夫以幕僚之卑自處以師道之尊能使主帥不敢友之則其任之難且重何如也昔劉去華旣以直言忤貂璫落度於世去遊藩鎮牛思黯鎮襄陽邀致幕府待之如嚴師去華行誼之高自處之重亦可想見於千載之下矣蓋佐幕之職掌一府箋奏之任無吏責鞅掌之勞自古騷墨之士多喜爲此故陳孔璋阮元瑜王子猷之徒皆以吟詠嘯傲不省府事爲高致呼酒携妓湛酒自若而遂爲佐幕之故事至如李義山

杜牧之之披猖花酒乾沒青油者固不足道而雖以歐陽永叔之賢在王文懿幕時猶以日事宴遊屢被文懿所呵王介甫在韓魏公幕通宵讀書不暇梳盥以至面色瘦黑而魏公猶疑爲酒色所惱申以少年之誠永叔之喫責固有以自取也以介甫之嚴勵自守猶不免見疑信乎處幕府之難也蓋其爲職也非但閑漫無事易以放浪居此者類皆抱才失意之徒故必托於琴酒叙懷而娛憂焉蓋必有詞藻之美而後乃膺是選則其抱才可知矣既抱才矣而不得展步於金閨玉署之上而遠處藩府則其失意可見矣

抱才則必有輕視職事之心失意則必有抑鬱不平之思而既無煩劇迫蹙之責又有酒賦聲妓之樂處之無甚可愧而人亦不以爲非則此乃常人之所不免人情之所易忽而宜其易流於沉酣之失而不自覺也居是任也不亦爲尤難乎然今日則亦有異於昔時者矣世道漸隘人心益險稍放於律外則齟齬者隨之故雖在下中之人皆知畏飭不敢如古人之放曠則矧以周卿之賢詎可以此爲慮而勉之也若謂周卿此行乃是仕宦初程但勉之以善事上官承接得宜謹慎周詳沽取美譽以爲他日進取名途之

資而已則非但淺之爲周卿亦余之所羞稱也抑余之所勉者乃有進於此者矣余聞之古訓曰君子可以大受又曰克勤小物夫君子以大受之器遇小物則宜其綽然有裕無難爲者而必曰克勤者豈不以大器之於小物易致慢忽輕易之患而爲此戒也君子之抱大才處小官者當以此爲法也然則周卿固宜益加飭勵於心必以程伊川之不偶賤倡自勉必以楊邦乂之絕口不飲自誓耽於遊宴勿效永叔刻苦讀書宜如介甫能使府公師之而不敢友如范希文之言劉去華之爲永爲後日佐幕者之師範然後

方可以不負周卿之所自期而亦副吾儕之素所望也周卿勉乎哉余嘗觀退之之書於敦詩贊美之辭甚多規勉之意絕少而余則反是豈余之所以愛周卿者抑有深於退之之愛敦詩者耶然退之稱敦詩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闕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其仰服之可謂深矣余於周卿亦然而論其資品之美則又有過於敦詩者此非余阿好之言也相知儕流之恒言也顧余之文章行誼遠不及於退之而周卿不謂其庸鄙廁之朋友之列則是可愧也余亦敢不自勉哉

鳴呼有國之大憂莫甚於民心之忘義而兵革之患  
權奸之憂不與焉夫民忘義則良心偷良心偷則良  
志變良志變則國隨之今夫淺慮之徒徒知兵革之  
是患權奸之是憂而不知民心之忘義之爲大憂豈  
不謬哉蓋自古國家之亡未嘗不由於兵革權奸然  
而民志不變則兵革權奸不足爲吾憂而唯良志變  
而後兵革權奸始得以亡人國焉是以民不忘義則  
雖在亂離板蕩之際臣不敢遺君民不忍忘上上下下  
固結而不散雖有君弱臣強之時畏義顧禮而不敢

四憶一嘆詩序

睥睨犯分故其國雖亂而必安雖危而終延若小康  
之一族中興周魯之綿久不亡是已良苟忘義則其  
國雖無事而庸人安之識者憂之及其一朝不幸而  
有兵革權奸之變則良皆渙散而不可收離叛而無  
一恃棄君賣國交臂降叛唯恐後焉如衛良之助狄  
漢臣之附魏是也是故古人觀人國之脩短延促不  
觀其安危之迹而唯觀其良心則天下之憂孰有大  
於良心之忘義哉 國家自遭丙丁之耻衆人固已  
忘其耻而賢者雖恕其不得已之權猶存其不可忘  
之義自數十年來風俗陵夷日以益甚上下恬然不

知讐耻雖所謂賢者亦駸駸忘之矣以近日漂人之  
事觀之則舉國之有口者皆言其不可爲有心者皆  
知其不忍爲而特怵於虜人之威禍莫敢強諫於吾  
君賢愚緘口爛熳同歸終未有一人慷慨惻怛真  
知其不可爲不忍爲之事者而甚則至於謂之可爲  
而忍爲者亦有之則是並與其不可忘者而忘之益  
可驗矣况今 國家適值衰否雖在粗安之時凜凜  
然常若有不測之患難言之憂而人心之變至於此  
極則忠臣義士恐懼憂慮之心當復如何耶昔孔子  
作春秋而亂賊懼孟子距楊墨而邪說熄聖賢之事

不可尚已而其餘古今賢人君子傷時憫俗寓之歌  
詩以悟時君以補世教者亦不少矣而倫紀之墮地  
節義之頽靡未有甚於今日則余爲是懼不揆僭妄  
輒作古詩題之曰四憶一歎上述 神宗之功有我  
國不可忘之大恩中道 祖宗之德有報恩灑耻之  
盛心終歎今世之忘義而哀漂人之不幸也世之觀  
者幸不以漫訕而棄之則庶於諷詠傷感之際或返  
其性情之本使志士覽之則增其忠義之心而益不  
忘其不可忘者使薄夫見之激發其羞惡悔悟之心  
而喚醒其已忘之義則此余所以作詩之意也嗟呼



西華集卷三  
五  
余以書生既無位勢而欲以區區筆舌暗扶已墜之  
彝倫回蘇已痼之人心以紓邦國之大憂則是何異  
於隻手扶天寸石補漏而多見其不自量也雖然精  
衛之於東海愚叟之於泰山終不以其浩浩之深巖  
巖之高而弛其欲填欲移之心則其計誠迂且愚而  
其誠則亦有可取也惟幸後之君子恕其妄而取其  
誠云爾

送韓子淵如愚奉化縣監序

韓君子淵自尚方拜奉化之數日過余而言曰自余  
始筮諸寺三轉而得縣然計日則甚淺性又伉拙不

習吏事今將卒然蒞乎吏民之上人皆謂僻小易治  
余則怵然憂其難爲也幸子有以教之余曰吾未嘗  
爲吏安知吏焉何子之問所不當問歟子淵愀然曰  
吾非不知子之不爲吏也念吾與子有道義骨肉之  
愛則其告我者必有異於他人也且吾行而子終靳  
一言耶余乃謝曰吾雖不爲吏然田野之小民知吏  
之誠僞善否甚於吏之自知余嘗爲農於廣陵田舍  
殆十年則知吏之情莫余若也嘗觀今之爲吏者或  
有猛者或有寬者或始猛而終寬或始寬而終猛其  
操術不同而大要眩民取名而已皆非出於至誠者

也其猛者一切以柱後惠文彈治之斧斷電夾略無  
仁恩束下如薪賄賄猜防甚於讐敵徃徃示精神於  
簿書米鹽之間務使畏我而不敢欺我有以嚴能爲  
聲者其寬者好行小惠煦濡寬假以軟語柔辭日拊  
小民之背曰今日我蠲汝某賦明日我除汝某役雖  
圭撮毫釐之惠必徧曉臚喻驟得愚民之譽有以字  
惠爲名者或始到桁楊狼藉答楚滿庭吏無完背民  
無全脛奸吏搔首頑氓重足閭里爲之騷然屏息若  
不保朝夕則徐爲之朝減一筭暮除一篋漸至寬縱  
民之悅之反過於始之寬者欣然若得望外之恩旣

悅新惠故愈寬而愈愛之猶懼前威故愈弛而愈不  
敢慢使吏民始畏威而終慕恩焉或下車佯作癡聾  
漫不省察可賞不賞可罰不罰吏怠民慢政令大紊  
猾吏竊笑相慶恣爲欺慢不我顧忌方自以爲入其  
袖中彼乃潛伺其罪默摘其過一朝躍然出而治之  
始露其聰明威厲一一毛舉其前過而數之毫察縷  
析終無遺脫則吏民驚恐墮膽不知所措皆謹曰官  
乃試我耳給我耳翁然稱神明其畏服之甚於始之  
爲猛者雖其耳目之所不及輒謂官皆知之雖黠吏  
疑憚而莫敢欺一境凜凜皆如其耳屬目臨邑里肅

然無奸此先緩而後急者之効也大抵罷軟不職固  
不論卽赫赫有聲者槩不外此方且竊竊然自喜其  
得計謂吏民盡墮吾術而莫我覺也殊不知至愚而  
神者已能燭其肺肝憫然未有誠心服之者則嚮之  
操縱機權適足以自勞而已今子淵雅有忠信之德  
在家則兄弟朋友信之仕則孚於事上接下之間人  
固已物色賢宰相於席帽中久矣今之縣當恂恂焉  
舉此至誠以推之民而使之父母我一以古循吏如  
黃穎川卓太傅自期而已何必規規然效俗吏之迹  
爲也計今之贖言於子淵者必曰今之吏詐而民頑

倍筵於古奈何慢其輶勒啓玩而納侮乎一以弱目  
之則後雖日撻而求其不慢我不可得已且末俗作  
吏之法苟無術以制之一任恂恂則終勞而敗事是  
何異於結繩而治秦哉嗟呼此言設於中人以下流  
俗之人則固可以子淵醇美上品之資不能陶鑄一  
邑反効俗吏狙騙之術則是欲以美錦裁爲負版之  
袴也豈不惜乎今夫藉父兄之任者率皆華裾怒馬  
翩翹寺署馳騫京華日夜屈指得邑旣得之惟恐其  
財之不飽家之不肥其於民與政之疾苦難易則視  
若弁髦便以爲無難事處之甚鹵莽也卒之車傾馬

敗者滔滔也今子淵歛異日廊廟之才僅得一小縣如斗則宜其無難爲也顧乃踉蹌而憂之凡天下之事未始不憂於不憂而難於不難子淵母忘其憂母忘其難則其亦庶幾乎古循吏哉子淵曰善以此贈我足矣余曰猶未也又有進於此者黃次卿之治潁川卓太傅之治密皆爲後日卿相之基則子淵之所當勉者其不在斯歟子淵起而避席曰不敢當遂書此以贐焉系之以詩

送洪文錫箕赴靈光任所序

始先子在玉堂公亦出入騎省薇垣相與結詩社驩

甚時公乘輿出郭先子輒與之酒賦歌呼夜闌宗著以童子執燭隅坐竊眡公筆下爛然若雲縱錦橫一瞬累行已投筆瞪視先子曰譬之兵則中軍整陣良平設竒吾固不得不讓君若偏師突騎風馳雨驟子亦未易當吾鋒矣先子欣然肯之至今思之森森如前日事未嘗不潛然涕也後公按漕海上用不悅者慕之罷歸田間久之起廢屢典州郡赫赫有廉能聲然罷郡歸輒授散班公不以屑意閉戶哦詩絕不履貴人之門宗著時往謁之見公憂讒畏譏跼蹐不安而慨然謂宗著曰吾於世雖極困躓終不能持此白

頭向新貴少年間乞憐耳然意謂公稍稍拭拭位於朝矣俄又出守茲邑宗著見今世薦紳中雖負重累而污穢擯棄者莫不鑽研貴要束縕朱門必盡垢洗醒解踐其舊塗而後已或任用反過於前者有之惟公只坐微文睚眦一斥二十年乾沒不振彼方自謂無瑕而顧反以前事齟齬公以公之文而謂公不能文擬文職則掎之以公之吏而謂公不能吏擬吏職則撫之公則披襟受之此何異跣誣平人盜也嗚呼此又見公之趣操而嚮之諂躁凌躡者亦足羞也雖然當今賦出於八路湖南居十九湖南數十州靈最

爲富郡 朝廷以此付公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矧今 聖上勵精萬機綜核名實駸駸於元康神雀之治公之前爲州縣雖有能稱皆日淺未及見其端緒倘公於此郡以成政報 朝廷則安知黃金璽書不下於公也二千石治理效公卿缺選用之自有漢家故事則又安知 聖上不以騎省薇垣舊地還公而長之也惟公勉之哉宗著於公行又有所感焉宗著之孤露殆二紀先子執友略皆淪逝存者無幾人公又於先子最相愛而今將遠適不得數拜床下則宗著烏得不悲哉遂枚淚而書贈公且系以詩

選錢樞密若水致仕歸河南序

課制

昔疏太傅之乞骸楊少尹之告老太史氏張大其事韓愈氏從而稱美彼二子者年皆耆艾官亦閑漫則年至而謝事元非難辦之奇事也世猶盡而傳之豔而說之不衰豈非以辭榮釋位決捨甚難而為曠世罕見之舉而然也今樞密錢公齒纔不惑則距耄期篤老之期尚遠矣天子方嚮用未已則任遇亦重矣而一朝抗章致歸若振芥脫屣略無婆娑顧戀之色其視疏與楊豈不尤奇且難哉或有難之者曰禮五十而艾猶服官政六十而耆猶指使七十雖致事或

賜之几杖安車而不聽其去者有之今公以強仕之年任樞貳之重遽爾釋負而歸公之自為計則得矣奈斯世何哉而母亦與古人服勤盡瘁之義相悖歟余謂不然宋興四十年逮聖上之履端已三葉矣其間各臣碩輔之尊老者詰者何限未聞有一人能辦休退之舉而使告老之典寂寥於班行此蓋或繫於王事之多艱或牽於君上之敦挽日復一日荏苒未果則雖不可槩以貪戀律之然既不能以恬退高蹈之節以自潔其迹以感動君心倘使人主舉疑一世之士皆不能洗脫於寵利之私而未免有輕待臣下

之心一切欲以利祿銜勒驅策之則豈但爲今日薦紳之羞而已抑亦爲聖世治化之累也然則公之退未始不爲世道計而使天下之士莫不嚮慕高風皆知輕爵祿重名義以公爲赤幟而以敦其廉耻志節則未必非公之賜也其賢於服勤盡瘁之功亦遠矣意者公之勇於乞身者其在斯歟嗟呼余於公之行又有慨焉自漢而唐唐而今日千有餘年之間超然遠引保其全名者疏傳若楊尹以及我公僅三數人而止則功名進退之際能不受係戀之累者抑何其難也世傳公少時遊華山訪圖南遇麻衣道者聞相

法或謂公因此有感而勇其退則不但事涉荒幻殆亦窺公之淺而恐非所以贈公者

送接慰官申學士寅伯最赴東萊序 庚戌

國俗最重泮壁之遊青衿譽髦驚而爲羣者動以數十百數推其中言論地望之尤者謂之第一流則他日進塗可坐而卜而清而入集仙要而居天曹又升而爲名公鉅卿不問而知也今學士申公寅伯奉朝命往慰橘使于萊州曩公之遊太學名聲藉甚多士固已領而袖之日議天曹集仙之選公之名常在一二指之屈而又克是選則朝廷之重是使可知也

今之譚者皆謂源氏深懲羽柴之首禍習習輸欵惟恐失我之驩對州又仰哺於我而壬辰創殘之後其畏生事甚於我徃徃設有虛喝皆出於對守東堂輩擲揄需索之計則今日南陲固不足虞也殊不知丙丁以後江戶事情大異於前輕侮之意露於色辭者非一而近歲自馬州馳舸而西者無不以非常之辭難塞之請觀吾之俯仰則豈可以全付之於無虞之地也大抵南夷之性剽輕易怒狙獠難信接應之際純以強則或怕生事純以柔則亦慮辱國甚矣劑量之難也苟非忠信威儀足使遠人畏敬悅服而使其

桀黠之氣潛消默折於尊俎之間則難乎稱是任矣  
朝廷之慎於掄揀而必以第一流充是選者意固有在則宜其不舍公而他選也且公今日之行雖不至甚可憂亦不可謂全無難處者也况事變或起於微忽坦道或化爲逆境而兩國美惡之成係於此則可不慎哉昔金慕齋之於弼中黃秋浦之於攝津或有未曾見之稱或起國有人之歎彼殊方異類與大人君子趨舍冰炭則宜若不相入者而一見便爾敬愛如此夫子所謂忠信篤敬可行蠻貊者詎不信然歟公於是役倘能儷美前人則豈特稱 朝家柔



遠之意而已異日之升而爲名公鉅卿者或者由此而階乎公其勉之哉公之飲冰之夕也邀余而謂曰願辱子一言之惠以責行卽余言何足以責公行第以右說仰塞焉公其勉之哉

金進士昌協金剛錄序

癸丑

凡爲金剛遊者自稍解操觚以上必有記勝之文余則未見茲山面目每欲因溟岳演勝之語得其齒舉浩淼之趣焉及索而觀之則雖號爲工文詞者其所結撰鮮有起人意者則未嘗不憮然恠之豈名山山水之竒驟見汗漫未易收攬而且令襟次過爾爽豁

反致神渙氣索雖欲工其摸寫而自難工也近得金斯文所爲遊金剛記若詩者而讀之亡論大異於前所見令人恍若撫毗盧俯重溟而吐吸拍浮於灝氣銀濤之中抑何妙年造語能工人所難工乃爾也矧於功令收筆之隙能辦此勝遊固已竒矣而又能發揮其勝跡形諸翰墨之妙如此宜吾之奉贊不容不溢口也若余者半世蘧篔簹吟沉痾想望名山邈然若葱嶺弱水徒增惋咤企羨之懷而已則安得與斯文面承談麈細勘海岳竒勝盡取其吟筇文麓之全而討之以濯吾塵襟也哉

申大諫寅伯南征漫錄序

故玄軒申相國以文章名德重於宣仁間其子孫多以文行世其家云公之孫今大諫寅伯以其所爲南征漫錄示余仍屬余序之蓋在庚戌奉命儋島价于萊州於留館之日得賦若詩如千首而成卷者也始余以文贈寅伯之行凡累數百言只說其論望之殷聲華之蔚而以異日公相期之而已不意其又於文辭能工且深乃爾也今觀其賦帶楚蜀氣詩若取越志夷堅而韻之叙其土風謠俗纏纏若貫珠至於聆瓜亭而吊萇山之墟蹋金龜而緬蘇嘏之迹登

海雲俯天池則海上諸島莽蒼碁置銀濤汗漫極目而無畔岸者舉皆攬之筆端令人咀嚼其語飄飄然有羽化之想不特洗其箐棘烟瘴之愁而已其他感興諸作亦皆備極體裁而爽韻豪氣迸溢於格律之外者徃徃酷肖玄軒公語則豈流波餘澤發之於寅伯而篤其才耶寅伯伯父東淮公文章妙一世以儀賓拘於邦制不克展其斧藻之用先大夫侍郎公亦抱冲挹高世之操仕不滿其德俱有玄軒公弓冶之業而未臻玄軒公台鼎之位則談者歎之今繼玄軒公之位與業而大之而食夫二父不盡用之遺者其

在寅伯歟其在寅伯歟寅伯素有長才大度奇偉磊  
落性又喜士而爲流輩所推重方駸駸嚮用爲世名  
臣文詞之工特其土苴云

冲年龜鑑序 甲寅

臣竊觀自古帝王嗣服之始莫不有遺大投艱之憂  
而惟冲年繼位之君爲尤難盖幼冲之時智慮未周  
而學問之功尚淺更練之事未多則固無以剴萬機  
之煩係四方之心而凜凜乎春冰朽索不足以喻其  
危也是以古之賢臣之於幼主也無不勤勤輔導諄  
諄告戒勸之以學問引之以道義卒能成就其君德

保乂其邦家而其嘉謨法言具在方冊則茲豈非後  
代之所當鑑者歟伏見 殿下冲齡履位 聖質夙  
成新化之初允德彰聞凡所設施大慰民志而中外  
欣然想望治平則向所謂 冲年艱大之憂者亦可  
以紓矣然而 睿聖之資雖出於天稟而輔養之具  
不可以不備故臣竊自不揆僭妄哀集古今賢臣進  
告幼主之語有裨於 聖學而可施於今日者凡四  
十餘條名之曰 冲年龜鑑盖取書傳周公召公之  
告成王宋朝程頤范祖禹之告哲宗我朝先正臣李  
彥迪告 明宗大王先正臣李滉李珥之告 宣祖

大王者刪繁採要編成卷子淨寫投進以備 睿覽  
臣學識空疎見聞固陋詮次失序闕漏亦多而其所  
輯之言乃聖賢之書也一勾一藥無非切已之訓而  
凡所以涵養德性之說修己治人之方亦皆略備焉  
則似不可以出於臣之所編而廢之也嗚呼聖賢雖  
遠其言尚存苟能讀其書而想其人則雖在百代之  
下恍若朝暮遇焉倘於 乙丙之暇反覆是書而允  
蹈其言則何異於 親見周公以下六七賢聖之佐  
者相與都兪於一堂之上而 聆其啓沃之音也嗚  
呼享成王命哲之祉而追 明宣丕顯之謨者在是

書戒哲宗之二三其德而不克有終者亦在是書然  
則是書也雖謂今日之龜鑑亦不爲僭云爾歲次甲  
寅冬十月初吉奉正大夫行兵曹佐郎知製 教臣  
趙宗著拜手稽首謹序

送宗人英陽趙子平頽序

丙辰

吾宗散處嶺海而居英陽者尤多但聞其擁貨江湖  
間爲豪而已今宗人頽子平氏訪余於峴山與之語  
固拔俗竒士也問其所以來則曰吾平生不問產業  
惟嗜飲喜遊素聞嶺東八景之竒欲躡叢石登楓岳  
吐吸雲霞以爲壯觀計而天早寒不克遠適中途而

歸期以明春終償夙願云余聞其語不覺爽然自失  
欲贈以路資則笑而辭曰吾乃遊客非乞客豈有求  
於平原者耶尤奇尤奇比世之碌碌塵土抵巇名利  
以取富貴者不翅黃鵠之於壤蟲而顧余亦困於朱  
墨松菊日蕪而嘆喟婆娑不能卽賦歸去則其有愧  
於子平者多矣於其行贈之以詩以致余感慨企羨  
之意云爾

息庵集序 丙寅

顯宗朝甲寅宗著以文學在春坊故息庵金相公以  
兼弼善對直語宗著丙戌歲先子謫鶴城時余以童

子從鶴城僧法行自京師還傳子寄余詩是時子年  
十六余年十三恨其曾不相面而譚確詩乘云丙戌  
幼稚事固無足言而計今甲寅僅十三歲經無限世  
故而公亦謝世潜然有滄桑之感悲夫公於文詞盖  
天得不爲功名掩事務妨幾乎軼佔簡溪澤而上之  
試論公之文章辭賦則宗楚蜀而務變其軌法文則  
效歐陽而不失其正色時或摸擬 盛明家言而不  
甚數數然也詩則自謂晚得蹊逕而徃徃有雄深之  
語則其所得不可誣也大都於詩文不欲窮其騁以  
瘡吾格不欲悉其博以雜吾調而時有朗朗超詣令

人自不可及非唯宗著窺斑之見爲然蓋亦詞壇公  
共之論也其到佔簡谿澤地位姑不論要之爲一代  
名公中文章之巨擘者舍公其誰也每與公論文犁  
然心開凡有所結撰輒邀宗著商論不厭自公柄用  
有援上之嫌而蹤跡疎外兼之病廢庚申以後罕得  
窺公文字今觀公晚年諸作尤巧緻益頓挫又長一  
格而公之勲名事蹟當載國乘不須說云爾

記

玄都館記

余友李君晉汝者在戊戌秋自殿中出爲金郊督郵

也余以序若詩贖之固已歎其困而慰之也其後晉  
汝歷職中外浮沉十年終不徙一秩而又除金郊則  
便夷然之官創數椽而茅之取劉夢得詩前度又來  
之意扁之曰玄都日嘯咏其中樂而忘憂請記於余  
余觀唐史夢得自屯田員外郎貶爲潮州司馬改刺  
連州居十一年宰相憐其才召至京師見新貴滿朝  
遊玄都觀作看花詩又坐譏刺出牧朗州後十四年  
復入爲主客郎中重遊此觀則桃花蕩然道士不在  
復感而賦詩謝疊山釋此二詩頗詳以玄都觀喻朝  
廷道士喻宰相桃花喻朝貴而譏其培植之繁後詩

喻前日宰相朝貴皆已凋謝而自慰其身之再來然其說頗傷穿鑿未必盡出夢得之意而大抵前詩頗有傷感之思後詩似有自幸之意要非無意而作則夢得固不能無失然夢得才高氣豪自負不淺而有落拓牢騷之恨其於再度看花之際烏能無榮悴之嘆感慨之懷而自是詩人一時寓意托諷之語則豈足深過而當時之目以爲輕薄而擠之者抑何甚也然觀其前後之遊初爲刺史之榮而後踐省郎之華則雖困於貶謫厄於訕謗而計其班資視晉汝龍鐘一馬官則亦相懸殊矣况夢得又有貞元花下之累

則其見擯棄亦有以自取者猶不能無譏怨當世之心而今晉汝少負令譽早擢明經如杞梓之無朽金玉之無類較材量智未必遽下於今之貴顯者而特坐於孤寒寡於扳聯以空羣絕塵之才躑躅於駉牝牧圉之間十年再來猶滯一官則其困何如哉而顧乃樂而安之絕無怨尤之色見於幾微之間其賢於夢得亦遠矣嗟呼自古賢者之失職而困於下位者豈獨爲其身之不幸而已也抑亦當世之羞也如夢得浮華之才固不足稱道然在上者使才子不得其所而鳴其不平則後人猶不能無憾於當時之失人

而歎而惜之况以晉汝之賢又以玄都使之扁一郵  
亭則在晉汝固不以崇庠升沉介諸懷而後之觀者  
寧無慨然於斯乎余於此又有所感焉抑未知晉汝  
之前度也亦有道士種桃灼灼如晨霞否及其再來  
也又有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而作惆悵無花之感否  
又能以清詩發揮其事如夢得否古今事同不同姑  
不暇論富貴無常光陰如箭枯榮盛衰倏代而忽謝  
東海而桑田桃花而燕麥特一瞬目間世間萬事無  
非玄都之看花也彼朱丹其轂騰馳攫挐心誇勢能  
之榮者自謂得時而欲恃以久長則豈不悲哉是故

古之賢達之士洞觀盈虛之數默察消長之理以道  
義爲真樂以軒冕爲浮榮三黜士師而無愠色三爲  
令尹而無喜色齊得喪忘榮辱世俗一切乘除悲歡  
漠然無足以動其心斯乃達人之看花也回視夢得  
不能忘情於榮悴得失之間殆不勝其欣欣戚戚之  
懷奚特穹壤而以此看花則斯爲下矣晉汝倘以此  
說自慰自勉而又以勉夫後之登斯館者則可謂善  
看花哉仍次夢得詩附於其後

黃金臺記

課製壬子

箕尾之墟直碣石之北有臺轟然中色而立昔燕王



憤爽鳩之侵凌桐棠祀之不血思欲得賢共事揮金  
買骨而乃築斯臺焉斯臺也地四燭天而煥爛三品  
柱斗而嵯峨北踞巫閭南瞰岱泰駸駸遡易水長城  
而隱然有吞臨淄壓濟上之勢於是樂昌國劇亞卿  
輩揚眉曳裾於斯臺之上驤首東顧則青齊已在股  
掌之間而最勝之國倏已剗而夷焉遂使臣主英名  
毅聞魏赫至今與斯臺相摩埒則茲豈非築臺之力  
歟嗚呼傑哉俯仰千古臺獨巋然而古人已蔓草矣  
後之志士烈夫懷竒抱才不遇死骨之媒者何限而  
寧能無感慨於斯臺也悲夫遂攬涕而爲之記

臥龍菴記

廬之陽有泉迤邐而下日夜流不休其派漸大散而  
南爲康王之水簾激而北爲開先之瀑又東而直五  
老峰之下蒼崖四立怒瀑中瀉大壑淵深凜然可畏  
中有丈餘黃石蜿蜒飛舞於層波激浪之中使人悸  
慄眩轉莫能正視而欲躍未躍之狀宛如初九之潛  
此臥龍菴之所以名也菴則劉隱居故址隱居避世  
辟穀木食澗飲度百餘歲神愈王詳在龜山先生遊  
山記余縻郡紱間以行田至此則劉隱居不可復見  
菴亦無有而荒堙廢壞之餘所不改者水石竒勝之

之觀也余因其舊基縛屋數椽以復菴之舊又緣名菴之義畫漢丞相諸葛公之像祀之堂中嗚呼余之不以劉隱居祀此堂而必以諸葛武侯者何也夫武侯以在田文明之質蟠於隆中一朝奮而爲九五之利見以延夫赤龍之殘祚使五丈之星不墜則豈使狐媚孟德之餘孽終能虎視中原也方今女直據神州爲封豕長蛇於江表復得如武侯者據其龍德雷雨天下則其鞭笞之不翅若犬羊也此余尸而祝之之意也嗚呼後之遊斯菴者毋徒耽其水石之奇而果於忘世若劉隱居之淵潛毋徒玩其黃石之似龍而臥而不能天行而起而爲諸葛公之功烈是余之望也

楊口縣東軒重修記 癸丑

縣邑治事之便近於衙舍者俗謂之東軒東軒之稱不知始於何時亦未詳其義何居而或謂隨軒所在之方而汎稱之云則凡今縣邑之軒未必盡在於東而必謂之東軒其不隨方而汎稱也明矣且北西南三方俱可稱軒而獨舉東而稱之者豈非以東之爲方配乎時則爲春寓於德則爲仁而居是軒而發政者欲其體夫春與仁而名也余友趙君叔平出宰于

楊楊舊有東軒頽不可居叔平撤而新之視舊制稍  
拓而大之仍問記於余始楊革併于狼十年而復而  
叔平當之改邑凋剝之餘其經理撫摩之難固已倍  
蓰於他邑則雖一木一石之運宜若不暇而治纔周  
歲乃能以餘力及此軒通和廢興之美姑不說帑不  
糜于官役不撓于民不問而知則是可以記矣叔平  
素有蘊抱而屈跡一小縣宜其糠粃緒餘足以辦此  
也蓋余雖未登茲軒而寓目抱軒而流者曲溪也環  
軒而拱者頭陀也江山雲物不待余媿媿而竒且勝  
可知矣第想叔平岸華陽徐撫琴以落軒之成則淳

風古意悅與王六合陶彭澤輩鴈行而嘯咏雍容之  
際坐令舉邑之俗不覺陶然而春矣熙然而仁矣庶  
不負吾所稱東軒之義云系以詩

南岳集卷三

Blank writing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南岳集卷四

書

與崔周卿書 癸巳

宗著之從周卿游自髻而冠矣始周卿徃徃自喜爲  
 文辭然不肯師古要歸染有司指而已則竊慨乎古  
 文辭之人之難見于今間過東里與周卿面媾殆數  
 日微得其眉宇若與前所見者異從而譚確於文章  
 固已津津然古文辭矣乃與躍然相樂樂其有斤質  
 之樂直欲并肩千古而上之嗟呼以周卿之才之美  
 既已赤幟陽阿宗著下里也將無以下風哉居見古

人之垂不朽者必得天下之英才而友焉蓋將以琢磨道義砥礪辭章思詠伐木之雅汲汲益者之力也豈與揄揚聲譽結援比以爲交者比也自尼父嘆起予于商也以文學稱者林林宇宙矣及左氏唱而太史和千載而神交焉司馬長卿已喟然沅湘猶屣棄賢郎客遊梁得與枚鄒嚴忌諸游士居而子虛大人乃振西京曹子桓與七子者綺麗於建安以王天下不易其樂退之以郊翔籍湜頡頏僵走於唐永叔得梅曾二蘇上下其議論於宋明興歷下太倉出而自張大甚結四海兄弟之樂而憫然抗其新語以影響

遷固爲能而已至於曳裾秦漢雖古人無以遠過夫古人之才固無待有朋而後不朽也猶友天下英才者豈非以琢磨砥礪之益耶近世張新豐以古文詞起先相國與之爲交自布衣當時列卿澤風畸翁都尉汾西東陽六七公相與忘其貴倨景從齊壇吾輩碌碌寥然至今未聞有用力於古文詞以追古人者獨無愧乎古語曰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數世之不恤名久矣士居則誦習程文以幸魏科美仕已卽沾沾誰何是寧可以古文詞語語輒大噪從而笑侮不已奈何名不磨滅也所以古文詞之人之難見於今

而獨於周卿得之周卿既奮流俗將爲古文詞則其所與游必天下英材而不吾告何也抑未得其人耶宗著狂愚無所比數結髮粗知爲古文詞性復懶散不能自力不幸痾委又從而侵之故生平罕入場屋與諸生角而聲律對偶故不破壞其文體體益僻澁少歲黉用是謬得古文詞之名嗤點者亦以益衆乃墨墨不樂屏居田舍伏而讀先人之書輒復覃思於文章正僞端居深念憤世之聰明之士率膏肓舉子業見古文詞聱牙病以戾有司甚者不欲闖聞一朝我以古文詞卒然叩之得無與居髡鬻九戎者類歟

彼安肯捨其所好而從我我亦豈能禁彼之所趨哉宗著亦非廢功令爲名高者夫子曰富貴如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且爲古文詞者未必不能舉子業舉子業者必不能古文詞何也近代號爲文章家而以科第進者甚衆不聞以古文詞龍鍾嘗見擘場屋者於舉業終身用力非不勤徃徃白首而青裾至老死不第是亦爲古文詞而病乎文詞之不古古人之難追坐此也是以宗著膠口遁光杜門著書思自放於域外嘆息庸俗之徒旣而慨然曰吾雖訾於俗人不當訾於知己周卿旣追

古作者以自居宗著雖驚建旗鼓立門戶而並驅何  
所不可語曰巴人聽越謳厲音聊以自云

答任潭陽有後文書

辛丑

前月中始得十二月書伏想春煦政中履用萬福注  
慰不淺兩地踔遠便音間濶雖有嚮徃之私無所宣  
之徒增壹鬱宗著病懶日甚頑鈍廢禮不能以書疏  
起居常俟罪過顧先生乃於冗務中先以書存之重  
之以竹梳之惠意氣勤懇有踰骨肉自敵以下受之  
猶當誦佩况得之於長者乎語曰女爲悅已者容士  
爲知己者伸旣蒙先生獎之以井井之旗堂堂之陣

詰之以左次之辱退舍之故此則不敢當敢不略陳  
其槩宗著天分最下受才甚駑少加孤露仍嬰痼疾  
母兄見驕不常經學其所辛苦而得之者亦不適世  
用布帛菽粟之味不足以啖有司之口聲牙僻澁之  
態祇見憎於俗人之眼故每遭三北之辱未獲一霸  
之雋是以曩者孫山之外尚餘未消之厄雖有壽春  
之小捷未雪枋頭之鉅耻無非自取誰怨誰尤我之  
所以求之者非其方耶彼之所以收之者失其道耶  
抑求之者收之者俱不失其宜而有數存焉於其間  
而莫之知耶是未可知也昔何蕃薦於禮部公卿大

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爲禮部爲禮部者率蕃所不合故以是無成功宗著之事母亦類是歟古之文章豪傑之士耻以選舉爲榮辱者誠以决得失於一夫之目而不足爲我之輕重也然則其得不足榮其失不足辱又何恨焉昔韓退之下第崔立之以書唁之退之歔歔强聒以罪有司而自解其非才之罪宗著嘗笑其坦率浮誇不安命分未免文人之習氣而其所自解者亦强顏耳今亦又蹈此習不覺捧腹失笑然此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非先生安敢發此衷曲乎南方古稱多瓌竒詭麗之觀山河之壯謠俗之繁

富固足以恢人氣槩况潭府湖南巖邑意謂簿牒之關令人厭事今聞邑中淳古了無一事天豈餉先生以優遊使得成其素志歟時以文思自壯吐吸瑞石之雲物歟其爲韋蘇州之焚香哦詩而風流掩映於吳會歟抑爲太史公之網羅舊聞而著書藏之於名山歟爲傲吏風塵而不受乾沒歟爲散仙江湖而鞭笞鸞鶴歟宗著竊見自古賢人君子不見用於當世則必垂空文以自見且舒其憤懣我國家二百年以來磊磊落落軒天地者不可謂無其人而其他可傳者甚衆遺乘渺然湮沒無聞誠能求國家之遺



乘考賢哲之終始成一家之言垂之於無窮誅奸諛而發潛德則豈非仁人君子之用心也今先生其道術足以發揮斯文其文章足以藻績一世宜柄用於朝而顧乃擯斥遠州人皆爲之悒悒者也竊觀顏色之間怡怡自得不以外物爲忻戚意者必有不朽之業自任之重以自樂於胸中而不以告人者也昔孫之翰修唐史未嘗輕以示人范淳夫撰唐鑑多從伊川咨訪古人用意亦自不同先生果有此意而不肯俯詢於宗著者豈以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耶往年先生之赴寧海宗著亦以此言逸之則蓋已微發其

端而意非偶然非今日之創語也先生能記否乎然宗著之所以縷縷而不能自己者亦欲竊自比於附驥尾之意云爾先生幸有以終教之江南大抵卑濕風土不並以北進藥物慎風氣爲道自愛以慰區區幸甚宗著再拜

與趙景仁願壽書

別來思足下未嘗一日置之足下之思我以我之思足下之心卜之轉眄之間尊仲父之孤已練矣不覺潛焉涕也自僕之喪此友存沒之感愈久而愈深則斤可以輟矣琴可以斷矣而乃復得足下以續其絃

以接其斲則竊自悲而又自幸也僕之與足下交數歲也其媿媿如舊要與足下別數月也其懸懸如久別與足下非骨肉兄弟也其相愛無異焉僕亦不知何爲其然也以其交誼之世講而然耶其臭味之相近耶才藝之相取耶吾唱之而和之者足下耶吾言之而聽之者足下耶知足下者僕耶知僕者足下耶抑相知而不相渝者足下與僕耶抑未知阮嗣宗之游王戎父子間亦類是事否耶竊矚足下才高而氣銳緣飾以文采則他日之能發揮吾道者足下也能藻績斯文者足下也建旗鼓立門戶而並驅於騷壇

者亦足下也孰有肩而上之者僕之必欲少示鞭影於絕塵者區區之意亦欲足下之進於此也天之與足下者不偶然幸足下勉之僕少不曉事長而嘆喟凡辛苦而得之者皆不適於用故困頓懶惰鑄此大錯無意於千古之業久矣賴足下張大此事以相勸勉而起我再衰三竭之氣則豈非足下之賜也離違乍久不覺縷縷宗著白

答人書 丁未

蒙兄費辭曲諭誨僕不逮愛我憂我之意發於衷曲溢於辭表非兄有童年故舊之情僕安得以獲此此

豈與新知泛交而譽背笑坐觀其顛倒狼狽而不一  
言者比也深感厚意益增愧赧然書中有不相盡曉  
者請陳一二竊觀兄書大意以僕所著漫錄爲下謗  
而作則大與僕之私指謬僕之本意具與趙上舍書  
兄見之自當知之也僕性本狂褊不曉世情嘗嫉時  
俗人違心枉性趨赴時議雖其心之所好者爲世所  
非則從而唾之雖其心之所非者爲世所重則從而  
譽之徃徃附清議竊聲名以享厚利者有之僕心嘗  
病之甚於夏畦兄視僕亦有此態哉曩者漂人之事  
乃仁人義士所當惻隱恐懼而不忍不言者也大凡

書生之道與在位者不同若非事關倫紀之重則雖  
括囊自守未爲不可而自僕省事以來雖見朝家施  
措或有失道之事而關係之重大則未有若此事者  
也蓋自戊午通虜丁丑助兵之後始有此事戊午距  
僕未生之前十三年丁丑僕年纔七歲若使僕生長  
於其時雖不知其當作何如而至於頃日之事誠有  
所不忍於方寸者也僕雖愚駭亦豈不知今世之儒  
生上疏例爲謗毀之叢笑嘲之罔哉僕私念士生斯  
世固非一道若巢許接輿遯世之倫管幼安申屠蟠  
避禍之士則雖遇此事而不言猶可也士旣不能遐

南岳集卷四  
舉遠逝將欲應舉入仕以事君父而目見君父陷不義國家陷危亡而乃曰我未有位不當言可乎使孔孟程朱生於今世爲書生則其亦曰我書生也赴舉而已覓仕而已君父之不義國家之危亡我何知焉而終不一言耶聖賢所爲雖不敢預度竊恐其必不然也孔子雖有位卑言高之訓孟子雖有言責官守之言此特謂國家政治些少得失自有官守之責而無位者言之則乃有出位越職之罪也至若漂人之事乃是天地間大義理而倫彝之所關也無論卿士庶人有位無位皆可言而可爭也若拘於官守則伯

夷叔齊棄國爲匹夫而何以爲殷餓死乎魯仲連有何官而欲蹈東海乎大抵今世之人義理不明良心茅塞其心以爲漂人非我族類素無情誼今以父母妻子所繫之身乃爲異方遠地平生所不識之人倦倦不忘掉舌妄言不念虜人不測之怒則若非矯情必是喪性上自公卿下至韋布皆懷此心共爲此言嗚呼此所謂不知義者也人不知義則其弊必至於忘義忘義之極則計較利害之心生計較利害之心生則君雖有恩而不如吾身之切父雖有愛而不如吾身之急以此爲心則無父無君亦不遠矣今夫遠

方下土之士居貧賤抱節義平生未蒙國恩不霑寸  
祿不識其君之面目論其情分之厚則實不如其隣  
人之相親也一朝臨患難則爲隣人則不死而爲其  
君則死之凡人乃以父母妻子所繫之身爲平生所  
不識之君而裂腸披脰死而不悔者義也古有伯夷  
之餓死魯連之蹈海近有清陰之結項桐溪之刺腹  
伯夷有何恩於紂魯連有何澤於周况清陰桐溪於  
大明天子有何受恩蒙澤之事而近舍吾 君遠爲  
大明守節而欲結其項欲刺其腹者亦義也今夫孝  
子之於慈父方其疾病也雖極焦煎而斷指割股則

不能人人而辨之及其死也雖極哀戚而猶復蔬食  
水飲亦不能絕食而餓也今乃爲不識面目未嘗受  
恩之君或爲之裂腸披脰或爲之餓死蹈海或爲之  
結項刺腹以常情論之則實近於矯情喪性而自君  
子觀之則乃天理人彝之自不容不爲者也由此觀  
之漂人之事雖若微小而窮源索本而言則非爲漂  
人之身也實欲不忘 大明而君臣大倫關係甚重  
仁人義士之所以不忍不言者也僕自遇此事如得  
狂魔謗毀蜂起譏侮蜩集而猶不能自己被却喉司  
之後乃復作爲憤懣之辭以冀迂濶之計尋亦自知

其齟齬未免中輟而又作歌詩以舒其悲鬱不平之氣早夜呻吟頗用心力妻孥嗔苦憂其致傷以爲久病心恙致成狂疾此亦可笑事也然反而思之則僕之所爲實狂且癡雖平素知心之友莫不恠笑驚惑或疑僕以狂易喪心或疑僕以沽名要譽觀世人孰不言漂人之事爲不忍爲之事而然其胸中實無誠心憤惋者則觀僕之事謂之狂且恠則固宜而謂之沽名則誠寃矣使僕真欲沽名則近日太學從祀以下諸疏皆是沽名之資衆人之所噂嗜也而僕之名未嘗一掛於其間此兄之所親見也僕豈沽名者哉

雖然謂僕以狂易沽名則尚有近似者兄又疑僕以卞謗此又新聞之語而僕之意思之所不經者也夫欲卞謗而止訕者何嘗有著書立說慷慨憤懣痛言不諱以增其怨怒者乎僕雖狂疎亦不至此蓋僕著書之志始欲其流傳於薦紳之間或冀忠義之士見之感發言事以悟君相而旣知其不可則深藏篋笥以俟後世之知我而如兄相愛之間不妨密密傳觀耳豈嘗持此而播人耳目嘵嘵自卞哉且謗毀之來僕自知已久而亦所甘心曷嘗有欲卞之心哉兄之過疑至此不覺發笑且兄所謂言行危遜之說忠

信篤敬之旨亦異乎僕之所聞也僕聞之君子固不可以危言而取禍亦不可以諂異而苟免也蓋士之處世若陳太丘郭有道司馬德操之流潔身異言超然亂世固不可尚已至如伯宗屈平李膺范滂之儔雖愧於聖人之中道而傷時憤俗抗節危言蘭摧於濁世玉折於暴君而其清風峻節足以芬芳百世掩映宇宙令人咨嗟慕仰於千載之下使諂夫壬人羞愧以死則豈可與張禹孔光胡廣馮道之徒諂言厚貌獻媚苟容以竊一時之富貴而鈇鉞於青史垢穢於無窮者同日而論也然則言之危遜固未可一以

槩論也若如洩冶鮑牽之犯暴君激惡人盡言許直以招禍患固非矣至於遇事之是非而是曰是非曰非則君子豈可以邦之無道而撓易其言辭哉無道之世未有甚於魯三家之時而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又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於顓臾而在於蕭牆之內也子貢問今之從政者何如曰噫斗筭之徒何足筭也季子然問冉由季路從之者歟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辭義之嚴截如此使季孟之徒聞之則必欲按劍於夫子而

夫子親垂言遜之訓而乃其自言則如此其嚴厲豈  
聖人之訓自有活法而學者不可以死看也近世君  
子徃徃誤看聖訓過於畏慎或至於當言而不言則  
其害反有甚於危言之禍此不可不知也是以畏懦  
軟縮之徒輒舉聖賢言遜之訓傷勇之戒以爲藉口  
臨事囁嚅曰不可以受禍於小事小事尚爾其肯當  
大難臨大節能辨其性命乎如此則君子殺身成仁  
之義終無可爲之時也世道陵夷人多姑息依阿苟  
容者滔滔皆是蹇諤特立者未見其人則言巽之士  
不患不多而全身遠害固是君子之道然庸下之人

亦易効此至如剛直敢言面折廷爭不顧湯鑊不畏  
強禦此誠事之至難而雖賢者必待勉強而爲之則  
君子砥礪名行之道姑置其易而勉其難可也豈可  
利其言遜之無禍而猥托聖訓遽占便宜也古人所  
謂言忠信行篤敬者謂言當誠信而不爲矯訐欺負  
之言也行當謹厚而不爲驕傲輕薄之行也非以吟  
媚糊塗之言爲忠信也諛遜卑屈之行爲篤敬也苟  
如此而後謂之忠信篤敬則鄉原之德祝鮀之佞可  
以當之矣兄又謂 先王灑耻之舉乃有志未就之  
陰事不當筆之於書以廣其傳僕之書本非廣布之



書也藏之巾笥特一野史之類耳褒揚先王之美  
意有何不可雖然若在先王方講密謀之時則事  
甚嚴秘雖或聞之固不敢書之今則事在既往人皆  
言之朝紳章疏亦用此語近世文集疏劄中亦多有  
詆斥虜人復讐雪耻之語而未聞其畏虜而不書兄  
何其過爲畏慎耶兄端方平直嘗懷慷慨憤世之志  
平日言論未必如此而特愛僕之厚憂僕之深恐僕  
憤激之言或爲招禍之資而故爲此論誨僕知戒使  
之慎言其慮甚遠其意甚厚僕不敢忘也僕亦非敢  
以古人之高義直節自許而爲此辭說折逆吾兄也

常見世所謂賢者居恒見些少義理無害於身則輒  
刺口論之嗷嗷不已釣取清名遇此大義理則便恐  
怵威禍縮首不言故僕心嘗憤之因兄之一言吐其  
狂言而不覺其言之痛切僕之言盖有所激而發也  
唯兄諒看而恕之幸甚宗著白

與崔周卿書

自兄去後已踰累月欲作一書相訊非但病螿中懶  
於筆札且緣無便可寄至今未得嗣音良可歎恨比  
來京洛大雪彌月盛寒無前人皆龜伏蜩縮不能堪  
耐想南方風土溫暖寒氣雖不竝以北然兄以清羸

之質又抱羈旅之念衣服飲食之間能自節適保無  
寒苦之患耶况遠托藩幕不得其所之歎雖以退之  
之賢不能不爲清河戚戚則僕豈爲兄無此懷也然  
前修之所以樂天知命而禦外物者正在此處又何  
必過爲戚戚也昔李春卿自右補闕謫守桂陽過祖  
江作賦舉賈長沙事以自悲而殆不勝其江潭悽怨  
之懷前人詩話多譏其躁競余始以爲騷人偶爾托  
興或於遣辭之際雖有過差未必出於本情不足深  
過及讀其所爲望海誌曰環桂四面皆海也始余來  
是州環顧水之蒼然浩然者疑入島嶼中悒悒然不

樂輒低首閉目不欲見也及二年夏六月除拜省郎  
計日上道則向之蒼然浩然者皆可樂也於是凡可  
以望海者無不遊踐又讀其自娛堂記遊明月寺諸  
詩類皆悲怨散蕩情辭無緒憂鬱不平之氣顯有不  
可掩者亦有欲排而不可得者然後余始知春卿之  
爲人乃韓子所謂得利則躍躍以喜失利則戚戚以  
泣若不可生者也桂陽卽今之富平也距西京僅三  
舍自補闕爲副使未甚左遷又有專城之享妻孥之  
樂則此正乞郡丐閑者之所欲得而反怨尤特甚若  
不可堪居若使春卿如兄之初不得補闕又遠斥嶺

幕親愛阻濶家鄉杳邈則必當憂愁而死也前兄之  
來洛還任也見其色油然若有所樂聞其言夷然若  
有所安絕無不平之色可窺於言而幾微之間則世  
常說古今人不相及者殆虛語耳兄聞此則必當捧  
腹自笑亦必有以自慰而自勉也僕自兄去後終不  
能自禁復作狂舉惹齒舌不少悔不從兄先見之誨  
也雖然亦有不自悔者存焉近著一說號良齋新筭  
上下二篇僅五萬餘言以自見志兄後當見而知之  
不及於書中昔嵇叔夜謂阮嗣宗口不論人過至性  
過人與物無傷吾每師之而不能及僕亦師兄之淳

篤謹慎兄有言而僕有不從者乎兄有誨而僕有不  
承者乎至於曩日之事兄雖勤教僕之迷惑終難回  
悟則兄亦未免有過疑於僕而有不相盡曉者然兄  
特愛我之深憫我之狂過憂而然耳兄豈有不知我  
者乎而反疑兄以不相知則僕亦過也僕又於季秋  
前患脚疽復發症甚危劇無異前日鍼刺割裂血肉  
淋漓灸炳焦灼身無完膚煩冤呼痛甚於刮骨幾死  
乃已七年之病有何不足而又此侵人化兒之困我  
可謂極矣然亦既已無可奈何則唯當順受理遣而  
已然自古賢人君子騷客才士或厄貧賤或遭擯棄

淪於窮愁者何限然未有如僕之甚者何也寒餓之患雖極苦惱簞瓢鶉衣苟不至死則賢者亦可以自樂也放逐之悲遺佚之怨達人猶可以自遣也乃如疾痛痒痾沉瞽瘖廢之患切於剝膚妨於人道然後方可謂之窮愁之極也常見凡人之情聞人疾病雖或憂憫然亦尋常視之而已至於吊唁驚嗟之重則常在於放逐貧賤之際雖以其身之自處言之若遇放逐貧賤之患必噓唏啜泣或至隕獲損性而死者徃徃有之至於疾病則呻吟痛苦則有之皆能付之於無可奈何之域未嘗傷心悼恨如放逐貧賤之甚

也此非達理而忘痛也特汨於利欲喪其本心不知內外輕重之分而然也夫疾病列於六極載於三慎聖人之憂且畏也亦備矣古之達人如子輿子祀之能外形骸者若遇曲僂發背則不能無嗟於造物者之拘拘則此豈放逐貧賤區區外患之所可比哉然則假使余月賦萬鍾日享八珍加以卿相之榮不去此疾則亦不足以解吾憂雖作牛馬下走終身窮餓遐荒徒配沒齒羈旅苟無此疾則猶且欣然樂而爲之也不置此也方其疾痛之極也雖見糞壤昆蟲蠢動飛走之物苟有遊戲自適之狀則皆快而羨之雖

化爲蟲臂鼠肝亦無所辭也古語曰鞠窮禦濕衣裘  
禦冬肝膽禦窮如僕之窮恐非些少肝膽所能禦也  
是以太史公歷數自古窮愁著書之人若西伯之拘  
仲尼之厄屈原之放韓非之囚不韋之遷而唯左丘  
失明孫子臏脚最爲不幸也僕自念今雖不死縱得  
支延兩脚皆廢蹒跚踈失其故步終不得爲完人  
則決不可持此形軀掉鞅揚鑿於世途此左丘孫子  
之所以自度其終不可用故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懣  
垂空文以自見者也僕亦竊不遜欲自托於無能之  
辭而有論著之意雖不及於太史公網羅天下放失

舊聞爲名山大川之書韓退之誅奸諛於旣死發潛  
德之幽光作唐之一經而竊觀中國之人操觚者皆  
修野史故國家秘迹公卿世乘遍滿闈闈人皆知之  
我國則士守僻陋俗不好事雖有琬琰諛墓之文率  
皆溢美失真間有收筆小乘皆零瑣斷爛草草寥寥  
殆不滿一眼而論斷是非之書尤絕無也故 國朝  
鉅跡賢士大夫之事雖磊磊軒天地者過數世之後  
則便皆湮沒無傳昧然莫知其事之如何其人之賢  
否仍因簡陋莫肯奮發而修之澤堂李公典文衡時  
先子亦掌製故澤老嘗與先子書慨然於斯欲與之

共修此事而竟未果焉况僕才力淺薄不敢望前輩之萬一又賤而無位無大官筆札佐史之供則固不敢輕議是事而近取柳子厚論史之語名一書曰繼今錄首陳世德家風日用雅言次記古今君子小人善惡是非近世薦紳名賢言行出處略加論斷兼論性命道德之源百家方術之流古今治亂得失國家政務典故又記閭巷謠俗異聞異見傍及藝文下至詩話略倣前賢家訓日記規模稍拓而大之屏去浮華無實志恠之說惟取可資窮格有補世教者分門疏類叢爲一書使後之君子有考焉則雖不敢比之

於古人立言不朽之業猶賢乎不爲者而但患居貧區區繕寫之具亦未易辦又無好事相助者可憫亦可憐也前見兄從金永叔借四子書而去或於閑時能披閱潛思時下存省工夫否從弟吳貫之嘗深服兄每論兄資質之美雖在孔門定不居下列而呂與叔以下盖不論也惜其無意於向上之學未免爲流俗之歸僕亦見兄頗有樂因循厭拘束之病每欲安於本分盖兄自恃其本分之好乃爲此計殊不知此學不進則便退纔有自安之意便有退步之患本分恐亦不可長保其不失也幸兄勉之貫之穎悟超詣

可求於古人近世無可比擬但渠清明太過根基不足故頗欠篤實且先用功於經學約禮思索之間而闕却博文工夫故稍有躡等孤陋之病僕時以史學循循勸誘則渠便欣然回頭近取紫陽綱目時相講論其進靡靡日覺彬彬他日成就不可量而亦甚可畏也但恨彼此俱病不能相聚爲樂耳僕病廢已久志氣頹塌近被貫之往來啓發相益頗起少日清明之念甚有益也汝老竟至不淑非但少年才韻可惜慈顏稚膝將何所恃賴乎念來不覺嗚咽想兄遠地摧慘何以爲懷耶子淵得奉化穩奉潘輿其榮可羨

頃日來訪言將欲取道尼山正月可得赴任與兄燕鴈相違爲可恨云余笑謂周卿爲本道別星君爲本道守令嶺南一路驟得兩箇福星子淵亦笑而去僕所著良箚欲寄送方在令姪汝時所未及尋還且恐遠道浮沉不能送耳惟在早春相見只祝加餐自愛不宣宗著白

答宗人趙晉叔論文書 壬子

辱惠書並詩律一首書辭巨麗詩格古雅吟咀以還不覺歛衽第獎與太過良用駢然族祖曾在龍萬二縣時困於朱墨未嘗有此等閑書今忽有之豈非以

官閑無事飲噉便適家眷團聚心神暢豫自無異地之苦而然也深羨清閑之福也族祖從今以往雖得關西方伯官愈高而事愈多必不得如許休歇境界然則族祖平生此官爲最勝豈可以官之卑陬遽自戚戚哉來喻自謂文章優入古健圓活之域而未免見輕於後輩有若鳴冤者然竊謂文無高下各自有真實自得之境苟能到此地位則色香新奇之習固不暇論而張皇牽率之病亦自斂却自能神充意足旁人是非不足以動吾一髮所抱者真玉則萬人雖謂之石何傷於玉乎惟族祖勉之以族祖之才高古

人文冠當世尚有此憂如著者喪威讀禮之餘精神消落兼之疾病憂患困頓摧頽並與前日記覽獵取之得而失之胸中倥侗了無一物回視昔年鈇槩恍若異世事嬾惰因循無復少壯刻厲中夜咄歎每悼本志之變化而已則其何敢角逐於當世之作者而有輕駕主盟之意耶憂愁中驟聞評確藝文之譚茫然愧赧不知所以爲報譬如拭淚而聞歌者非唯聽之無驩雖欲強和之其如悲咽不成腔何哉某白

答性聰書 癸丑

維楊慘握之後心常異之意謂師當爲支慧流亞未



嘗不憧憧于懷每見南來釋子輒詢師皆稱師賢則以爲師東南龍象間傑然者稍自信其知人之不差也頃年先子時往來老僧法演自安邊來訪語偶及師演也吃吃稱師道德可作近世大乘祥性輩中人而文義過之仍出示師所贈渠咏筆近體一首乍一吟咀始躍然自詫謂具得一隻眼也今荷千里枉書委曲存訊兼惠詩章過有稱說感佩厚意卓越常品而自顧空疎殊用愧駢宗著謬得場屋間虛名久困而後得之四方縫掖之士果或有嘆著之龍鍾者矣豈意深山高人亦復爲著憐其屈而喜其得至此乎

可感亦可笑也著見自古名僧韻釋皆喜從賢士大夫遊而或悅其仁義道德之說或慕其文詞翰墨之妙或與之寄賞晤言或托爲方外神交若支遁法深之於孫許太顛文暢之於韓柳遠公之於淵明慧可之於子韶勤之於歐潛之於蘇又如我東貫乘之於彥願懶翁之於牧老是已足數子者皆相愛如鷓鴣相從如駢蛩至老死不相渝則師家所謂宿世因緣者或不無是理也間有懶殘拾得之流埋光匿跡不肯與世相接以爲高而其所不得不過爲槁孤寂寞之歸而道必偏而不全見必局而不普則奚足貴也然

則舍賢士大夫之遊而能爲名僧韻釋者吾未之聞也著則雖愧於賢士大夫也然竊藝苑之虛名師旣無讓於古之名僧而雅負叢林之令譽則著與師自當爲一世之神交也然而生長之南北異區儒釋之趨舍殊途則寅緣會合固自未易而乃於道次邂逅之際便能一笑而莫逆亦可謂曠世之竒遇也著之生平遇緇髡不知凡幾人師之遇縫掖亦不知凡幾人而必著與師相遇而後乃能神融意解灑然靡間道雖不同而契則至深非向所謂神交而宿緣者能如是乎嗟呼與師別來已十年矣中間喪病憂患殆

不可說而又自去歲荆妻顛瀕仲男妖亡悲哀驚憂忽忽無棕每欲從吾師於靜閑之界披襟徜徉借師之法喜妻爲妻乞師之善心男爲男以塞吾悲以忘吾憂而病不能致身於湖山之遠師倘可一來以慰我耶昔呂東平與嵇叔夜每一相思千里命駕故世謂之神交况師之雲蹤霧迹都無係著則一錫千里宜無難者師須北轅以成鷓鴣駉蛩之愛以了神交宿緣之說至禱至禱和韻二首錄去亂道欠工甚愧汚鱗道眼耳餉來五味子素患葳氣得此可藥良荷就黃筆二管墨一笏聊寄遠忱莞領如何都在去僧

口布不宣

答性聰書

沙彌致書書中縷縷備悉而師所云云皆是也第懶  
殘拾得雖淪於異教遐邇世外有漁父楚狂之風則  
决非文暢惠勤輩所及此則誠如師說至如支惠兩  
人方之二子則人品雖有開熱冷淡之不同然其通  
悟淹博較彼三家村省事漢氣象互有長短未必遽  
爾讓頭也且師所稱既自得之與人同之而自度度  
人兩利俱圓之說必如達摩之白馬東來使須彌岳  
色遍滿震朝雪山牟尼之一拈天花萬界成佛使廣

額削子都歸點化然後可以當之懶拾之偏於枯寂  
者恐不足以當此言也髡髮入山既已行恠之甚而  
此二子者又乃鶉藍佯癡竈養生活雖被鄴侯間丘  
攢迫略有吐露恐非本旨則何曾有自度度人底意  
思而必欲絕其聲影膠口遁光惟恐人之知則未知  
有何好而然也豈非恠中之尤恠者歟比之迦摩兩  
釋之道則異端中亦不無偏全之殊恐未可以一槩  
論也昔韓子譏以浮屠之說告浮屠則吾所言特以  
明夫前書所論而已固非慕師之道而勉師之意也  
吾所欲言於師者有在焉古人謂不直則道不見愛

師而知師者莫如我則吾何忍終不言乎儒釋之邪  
正取舍之分古今賢人言之者非一書之者亦詳以  
師之淹博聰悟亦必遍觀而審決則吾姑不說蓋自  
羅初迄于勝國以前舉世竺乾聰明卓犖之士皆逃  
於桑門故名僧韻釋比肩相望而廊廟黼黻之才往  
往失之於此則羅麗治道之不純變夷者亦恐坐此  
而甚爲當時世道惜也逮至我朝文明儒術大行  
竺教頓衰日闕日亡薦紳之士羞稱之則逃賦緇剝  
者不過齊良下流推魯無知其中錚佼而號稱名僧  
類皆厭厭斷斷無能了得一句偈者假令此輩髮而

毆之場屋之中其何能望取末第而躋得卑仕乎近  
代所謂名師皆是也而固無可惜之才矣獨觀吾師  
眉宇清冷氣稟超穎又於文詞天機敏妙若令俛首  
於功令之文則必不失萬一於甲科少加以磨礱則  
作家傳遠之文亦不難到矣推而進之事功之業向  
上之學俱必有可觀者而將未免乾死空山浪浪然  
無聞於世此吾所以惓惓於師而深惜之者也昔退  
之之於浪仙亦有故事師亦豈不諒我至意而會之  
於言外也雖然此事未易言也除非面晤難悉姑舍  
是秋氣凜凜尤欲與師一寫幽懷而吾既不能往師

亦不肯來祗增晚晚耳來春委訪之約道人必不欺我也甚企南尚書答簡及序文改書者夏間得之欲寄龍城太守之行三易倅未發而師价已來今附之矣惠詩辭韻清鏗三復爽然步去拙句甚媿汚高眼耳餉來三種珍物葷羶腥腐之腸得此驚感毛生一管蠻椒一握幸備揮灑茶湯之用如何不宣

祭文

祭浦渚趙相國翼文 乙未

維歲次乙未五月甲申朔二十一日甲辰門下生漢陽趙宗著謹具薄奠祭于故相國浦渚趙先生之靈

曰嗚呼先生生濂洛關閩之後得正大高明之學以扶正道濟斯世啓後學爲已任是以纘道學則邪說關登台鉉則斯民福闢門墻則士趨正立於朝而經濟退於野而講說未嘗一日忘此三者朝野方靳於復起而夫何山頽之遽爾耶抑斯文之將喪歟蒼生之無祿歟學者之不幸歟噫正學不明而真儒不淑斯文將喪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蒼生無祿矣斯道之傳不絕如綫而函丈無人則學者之不幸而無所依歸矣自曾氏之沒曰唯之音秘於宇宙而先生之學以真知實踐爲本早祛詞章之習用力作聖之基

探賸經訓參考同異困得諸編大抵發前賢之所未  
發則此非所謂真知乎逮遭嚮用之際尚有俱存之  
樂故屣棄爵祿色養怡愉窮居海壖樂而忘憂遲作  
數十年宰相而不顧則世咸以曾閔之孝歸之其行  
已則準以古人其接物則不失赤子此非所謂實踐  
乎仲尼舉知者賢者之說而知行之門遂歧繼而程  
朱木鐸於宋性理之說遍天下世之聰明辯博之士  
方且馳騫於聖涯開口而談天命窮溯乎太極之源  
剖析乎理氣之辨自謂優入一貫之域聽其言則雖  
無罅隙滲漏之病考其行則顧在躬行君子之下乃

先生隕然其處順儼乎其自將日慆慆於真實之地  
意者先生已喟然於參乎之風乎小子顛蒙樞趨日  
少早緣多病印證未究執單杯而俵俵慕德音而來  
哭蓋爲吾道而哭也爲斯世而哭也爲師弟子之義  
而哭也嗚呼哀哉

祭柳洗馬命益文 丁酉

嗚呼悲哉人孰不悲死豈有如公之死之悲也夫以  
蘊瀆之高才卓詭之奇氣歛而永歸可悲也豐其才  
嗇其命而竟不得施其萬一可悲也觀化於長安之  
客舍而妻不得嘔於續兒未及擗於復遊魂相羊無

所附泊渺渺而不得歸使人尤可悲而不能自己也  
昔我南淮而始識公器宇宏博而可敬風神澹宕而  
可挹豐辯偉度自令人景慕而一見知非拘士也是  
以南方之人莫不以領袖推公問奇士以公舉之問  
通儒亦以公舉之曰行誼而文者某也論議之廉不  
可劘者某也寬而容者某也介而潔者某也輕財施  
與而急人之困者亦某也無間賢不肖不謀而同聲  
稱之嗚呼此足以槩公之蘊也公不以我不佞而俯  
托孔禰忘年之交我則不敢公乃強而進之舍杯則  
呼我以小友對碁則饒我以敵手觀魚之樂并馬之

遊宛如昨日而遽隔千古嗚呼悲哉公之北轅蓋爲  
游宦鞅然相迎寓我比閨碁酒之樂視前不減曛旭  
過從驩甚無厭豈意左肘之柳竟作南牖之厄而金  
涸土圯良方無補耶豈旅寓之苦有以損性而烹飪  
之不謹飲食之不時以致臟腑之潛伐暗鑠而然耶  
病之始旁無眷戚之扶持之者而然歟母亦造物者  
嫉其才與行而使不得展布而奪之歟是未可知也  
方其疾不可爲也余每往而寬譬之退而泔泔涕也  
及其訣也懇懇之意托我昆季琅琅之音如在余耳  
殞歛纔訖季也踵至慟哭相看悲又可旣靈輒將發

丹旄南指余適有事恐違執紼略具酒肴奠以告別  
驤首南顧心魂錯莫嗚呼法浦之風瀏瀏而吹衣瑞  
石之雲慘慘而少色魂其歸去倘伴乎否

祭洪善長九成文

嗟嗟善長化者曠莫無聞嗷嗷然隨而哭之豈非無  
益乎然君生平矯矯亢亢絕異於流俗之爲則其死  
也亦必與凡人之死異而不昧者存故吾乃文其辭  
而告焉嗚呼哭君之死固非一端也上有父母而死  
可哭也下有弱妻稚兒而死可哭也然吾之哭君不  
在於此也夫有父母而死有妻兒而死者自古有之

非獨君也獨悲君才高氣清特立獨行有蟬蛻濁穢  
之懷而人不識有超然域外之見而世莫知心心倪  
倪中道而夭生而未及克其才死而不能見其志終  
至於泯然無傳此吾所以哭也昔顏子王輔嗣其稟  
賦學術雖有高下純駁之殊說者謂皆以清明太過  
而早逝彼二子者雖夭名則壽矣今君不然半世耽  
於麴蘖不能自力於學而其夭則不幸似之是以受  
才不下於古人而竟無所樹立尤可悲也嗚呼始吾  
遇君於青門繼而有姻婭之好自是相與遊戲不可  
一二數當其把酒賦詩驩甚無厭自謂千古之樂莫



及也豈意有今日之悲也君性剛嫉惡不容人過不知者或以狹隘少之然其慈仁孝友之得於天者終不可捨也君受氣雖脆薄居恒無疾故常土木形骸見吾多病憂之不啻骨肉孰謂吾先哭君也嗚呼悲哉方其疾不可爲也吾往問之跼躄句贅痛苦不堪怡然不爲死生所侵亂笑謂吾曰我常有妻兒之戀今則漠然不顧矣終不見其悲憂之色至死不變非所操者確能如是乎使君不死而用於世則其所到雖不可期平居必能犯顏敢諫臨難必能伏節死義此朋友之所常共期於君者奈何旣昇其材復嗇其

壽竟夭其天年而使不得展其萬一耶天乎神乎孰使之然乎嗚呼痛哉念世之知君者莫如我知我者亦莫如君君今已矣吾唱之而誰和吾言之而誰聽吾有失而無正吾之失者矣吾有善而無揚吾之善者矣悵悵獨存於世不可復見君矣吾安得不爲之哭也嗟嗟善長嗚呼已矣尚饗

祭趙平叔持衡文

嗚呼哀哉往年哭善長於今又哭君數年之間喪此兩友悵悵獨存我將安放始我識君於青門從君又識善長我三家父兄存骨肉道誼之交故我三人者

其遊如弟兄善長死我以為人間不復有知己君語  
余我兩人猶存猶不孤也因相視而泣既葬善長畢  
君又病豈意君又從善長而逝也悲夫君行行矯矯  
自喜為善見世之大人先生有行誼者則其趨慕之  
不啻飢渴雖不喜文辭常聞長者緒言故其論議頗  
有可聽猶有家庭之遺風焉且於交游見可意者愛  
好之特甚習習如不及人亦以此或有附之者然君  
潔清狹中沾沾多易不能容人之過人或以此少之  
然其仁愛之心根於天性見人疾病泣涕妯妯遇親  
知之喪戚之發於至誠先往後罷雖至困頓而不倦

其得於天者然也或曰慈愛仁弱而清明者必早夭  
頑鈍忍詢而堅悍者必壽豈善者至清至粹無些滓  
可以堅凝而得壽歟君母亦坐此而夭其天年歟吾  
生平對君輒喜言君短長從而切磋則君輒欣然受  
之略無倦色吾以是言之益無顧忌退而未嘗不多  
君之虛受也今將永訣不可復見而徒以諛辭讚美  
則是以君為死而無知而不復以平日之所以愛君  
者待之也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吾何忍不盡言於  
今日乎嗟呼近世交道漸隘唯以諛媚為事相規之  
風久絕見世之為交者雖磨肌憂骨而一言不合便

按劍而起則朋友之能得規我者固難而受我之規者爲尤難以此觀之如君者亦豈易得哉嗚呼侍郎公白紛如而拔血呼天訟君之先亡弱妻稚兒早暮嗚嗚痛君之捨去而不顧知舊親愛惜君之宜壽而天宜享而不祿吾所最悲者君與善長俱清羸受氣雖不甚王然無見疾故皆土木形骸吾獨尪虛多病半世噤吟葆嗇太過而猶不見功兩君常以我爲憂孰謂吾先哭兩君也嗚呼弄丸之間筍車血肉彭殤一巡萬古骸骨少有延促抑何忻感魂其少寬歆我薦酌悲溢辭感一慟長訣嗚呼哀哉尚饗

祭卞君舉摶文

壬寅

維年月日友人趙宗著謹遣女奴莫賓以酒肴之奠祭于亡友前參奉卞君之靈曰嗚呼貧賤隕獲富貴光顯同一死也而其悲則有間然則君之死豈不重可悲哉君世居湖西自侍郎公始貴顯家京師君少年成進士承接父兄賓客出入泮壁所與遊皆知名之士君之鄉人皆豔慕之侍郎公屢典州郡君以子弟從徃飲食衣服甘美自適自失侍郎公重遭喪患家業貧落筮仕中棄赴舉屢屈晚寓廣陵貲財空乏作苦田間僅以自給時虛日孤卒邁癘疾年未中身

遽爾奄忽疫氣熾蔓延及僮僕親知畏忌歛襚莫顧  
塌窆之具經久未舉弱妻稚子嗚嗚啼哭獨守旅櫬  
四顧闐寂逾年之後始歸故郡生旣困窮死而愈甚  
嗚呼君之死豈不重可悲哉侍郎公愛君甚未嘗使  
之刻苦讀書然君白皙美容姿自喜修飾工語言便  
書札嫺習時俗接應如流使假一第優爲名流如不  
得此而從蔭仕依藉知友亦足自遂二者皆泥竟以  
夭壽豈非命也嗚呼貴賤壽夭自有命分詎容人力  
而有益損榮悴雖殊同歸於盡如不安此俱爲可悲  
如其安之揔不爲悲君雖命蹇亦有可慰遺以餘慶

二子紹緒比之夭闕四旬亦延宗著世誼之厚同贅  
以仍交好之篤惟弟與昆君劫之後危疴遽纏死生  
沉革藥餌經年莫不躬竿引不親牽永負幽明次骨  
慊慊悲溢辭感言不能文靈庶鑑此於我乎歎

祭朴其昌文

丁未

嗚呼我年十三君年十四同學廣陵視如昆季昔我  
先子與君尊府許以忘形情契甚厚我時髫髻當隅  
承誨敬服緒言深荷勉愛我先孤露君繼泣血相視  
戚嗟幸慰單子同賦畸窮龍鍾一貉瑣尾田舍甘契  
苦澗欲說辛艱身聳鼻縮住近牛鳴煦同魚沫生理

蕭條雖不堪說貸借有無亦足相樂春麥乏種君憑  
我足晨鋤折鈎我從君乞君採新蔬呼我同齧我有  
春釀招君共酌聊與忘憂以禦貧賤或監秋刈于塋  
之畔或觀春漁于溪之岸騎牛而訪并驢而遊駢蛩  
相隨我唱君酬東樓看月清夜欲徂巖寺鍾殘明院  
雞呼長言細話密席促膝騁以理藪雜以嘲謔道釋  
荒幻窮剖極析志恠小乘豔言裨說瓊屑羅穿縱橫  
謹俗乍矜哂齒交驚澹古才韻可挹風調可惜相鬪  
以奇相誇以博爛熳綢繆動輒連日形軀頓降忘疲  
兀兀至死不休終古此樂孰謂今日鴻印浪迹我思

君才世鮮其匹內外文種詩禮世業駢語敏妙最工  
程式妄見推讓愧吾嘆喑弱拒喜張猛挈閑縮君謙  
有光吾汗自滴觀君才命一何相駁鴈塔雖題龍榜  
終蹶矧乎無嗣中道夭闕雖在行路亦可於悒吾儕  
阨窮造化所嫉顯名厚利望固已絕宜昇其壽而艾  
與耄永喫窮苦亦足爲罰胡促其筭略不爲惜凡物  
之生才豐命嗇頑鈍者壽清明者折理之固然奚足  
欣戚與其瓦全寧爲玉折嗟君在世亦不碌碌愷悌  
之行儕友所服炳烺之文芳馨不歇比之凡庸富貴  
磨滅較其得失相去什百安而受之乃稱賢達吾自

往歲柳生于脚君來握手爲之啜泣誰謂病存而健  
先物死生之理端不可詰吾病在床送兒奠酌君如  
有知於我歎啐嗚呼哀哉

祭趙景仁願壽文 戊申

嗚呼兄視我者君也弟視君者我也君與我義如兄  
弟則世豈有弟死而兄不慟者耶慕我文者莫如君  
知君文者莫如我我與君互爲知己則世豈有知己  
死而不悲者耶然則我於君之死悲且痛何如也昔  
我先子與君家尚書大爺同僚而爲道義交吾與君  
先仲父同庚而爲膠漆友此則吾與君世誼之厚也

昔阮嗣宗少王渾二歲長其子戎二十歲先與渾友  
而契心則在於戎嘗謂渾曰與卿談不如與阿戎談  
每舍渾而從戎吾亦先識君尊府而少六歲長於君  
十一歲故吾嘗以書與君竊比於嗣宗之遊戎渾父  
子間則君亦欣然復之此則吾與君定契之篤也歲  
在庚子射策澤宮吾居第三君居第五其秋司馬之  
解吾居第一君居第三其覆也吾居第六君居第八  
一年三榜俱居巍列而吾與君各輒間一人此亦異  
事也君戲謂吾曰鄙文尚隔老兄一塵吾愀然曰君  
年十九我年三十君方進而我欲退使君到吾年則

我之隲君當復幾塵耶遂相視大哈此則吾與君服  
才之深也嗚呼世誼之厚如此交好之篤如此業之  
相同而才之相服又如此則生而相愛也固自倍而  
死而相悲也宜無涯也嗚呼余觀君之才竒偉特拔  
曠世鮮覲昔王子安李長吉皆稱早成而然過於清  
麗偏於竒詭皆欠雄渾純備之質故其氣亦隨而輕  
脆浮短固宜其苗而秀而不及實也惟近世朴仲說  
差可比於君也然亦長於詩而短於文君則詩甚清  
而文甚醇下筆滔滔數千言不已如大海驚濤觀者  
自惜不覺咋嘆使君不死而充其才則韓柳之作家

正宗燕許之館閣典贍投之所向左右俱宜而無不  
兼也才之雄而氣之壯如此則謂其終必遠到而不  
謂其夭而促也奈何既畀其才而復奪之速耶茫茫  
而不可度者理也藐藐而不可問者天也余所尤恨  
者君之受才雖過於古人然其文竅濶大理宜晚成  
而年華不延又拘於功令故未甚肆力於古文而遺  
文又鮮考今所就視子安長吉仲說之作反有歎焉  
則觀者必以余爲溢美於君而不信余言也然後之  
具眼者見君之文自當知余言之非諛又何恨焉余  
觀君之儀玉樹琳琅照映一座暫齷而美盼昂如鶴

而望若仙雖使衛玠王濛劉真長之類見君必欲攬  
手相親而自覺其形之穢則君之才與儀固當爲一  
代之瑞物千古之英才也自余得君陽阿唱而纖露  
和墳篋樂而駢蛩隨或欲施琬琢於藍田或欲示鞭  
影於絕塵相慕之篤相勉之深雖退之之籍湜坡公  
之黃秦蒧以加矣從遊之樂宛如昨日而存沒之悲  
遽作古今嗚呼哀哉昔夫子門下有三千士而約之  
爲七十子又約之爲十哲而皆天下賢俊之士也其  
交友如國僑蘧瑗司城貞子之徒徧天下則夫子之  
黨友可謂不孤矣然猶顏淵死則哭之慟曰天喪予

仲由死則覆盥不食曰天祝予蓋夫子痛惜之極而  
謂天之故爲此毒予也况余龍鍾於世獨行而無徒  
性且褊迂而寡合人皆背笑而面輸踴躍乎其跡涼  
涼乎其影晚得吾君忘年與形協如鍼芥重如龜朋  
蓋我蹇而將窮則不得不望君之達也我衰而將老  
則不得不累君以異日也相托如是其殷也相依如  
是其切也則方幸此身之不孤而庶謂此計之不忒  
也孰謂君棄我先逝而莫余挽執也吾寧不怨天之  
使余喪而祝也以聖人之達識尚且呼天而發噫以  
余褊性胡能免此以闕里之多士猶且痛惜於二子



以余單獨奚但止此嗚呼吾其自今以往子子俵俵  
如別失躡如瞽失杖出門誰適行塗安放顛沛而孰  
余扶塗抹而孰余擎疑義之可証者誰與之相証遺  
辭之可正者誰與之相正摘文而誰使之誦賦詩而  
誰共與諷嗚呼往年吾患大柳死生危劇君來視我  
握手啜泣垂死哀音從君以泄君之悲我至今傍人  
動色踵門頻候踰於眷感無何而君又罹疾則不憂  
其疾而憂我之疾琅琅乎其逸訊翩翩乎其問札豈  
謂我終全而君遽物也始聞君訃我病方革葬未祭  
而送未紼棺不撫而塚不哭轉眄之頃練過祥迫黃

鳥青山春草再宿携酒與肴今始來哭嗚呼想君精  
爽皎皎赫赫必當異諸凡魂魄我今陳辭試聽我  
說昔君在時與我成說今雖冥漠寧不記憶生當講  
劇以相益以達文學死當作傳以相贊以揚志業兩  
心相許矢以皎日故曩我之疾篤也茲乃憑君以有  
托也君今先我而死則我有後死之責矣况余癘疾  
之漸痼已無意於世途惟窮愁而著書庶不朽之是  
垂倘此志之獲遂庶幾撰君之行與文而有聞乎千  
秋也君亦鑒余之此心尚陰有以輔余于冥冥而不  
遺也嗚呼哀哉

祭曹氏姑文

月日猶子宗著銜哀致誠謹遣男儀徵以時羞之奠祭于亡姑宜人漢陽趙氏之靈曰嗚呼宗著髫時見先君居恒咄咄曰吾爲一甥於四妹亡論人丁之不旺卽吳曹兩妹使作男子而學文則當爲第一名流作家文章其見重於世皆當勝我我亦於世不孤而惜其局於簪珥名不出閨闕之內宜吾門之衰也又嘗從老婢聞之姑幼時挾冊欲從先君學先君輒呵曰女子能文則折福不肯教然姑竊聽先君讀書皆能暗誦竊窺先君著書皆能默識故通古今摛文詞

工楷字皆不習而能之及笄而字也棄去絕不爲不但舅家不知其能詩雖宗著平生未嘗見其執筆呻呬也姑性貌明淑端正有古女士之風胸中炯然淹通敏悟動止晤言宛一賢士大夫絕無褊塞性氣羣從輩竊相私詫曰吾姑雖卽加衣冠而束帶立於朝必當周旋閑習辭令雅嫻人必不覺巾幗羞澁之態且女工手巧殊絕於人泝澠絲枲皆稱上品九歲裁成團直兩領老於紝縫者莫不歛衽又能巧製良字巾從弟著入場屋見者莫不稱妙是以內外群族皆惜姑之才哲咸曰某氏旣不見夫榮必當享子貴無

疑也祖父宰山陰時姑從旁郡歸寧宗著時從姑學  
作字每見姑縫紉刀尺之餘自剪紙爲筭日日勸夫  
子讀書不已又口授兩兒教督不怠故從弟輩皆弱  
冠蔚然有聲聯中司馬方且駸駸治經射策祿養不  
遠而姑遽切嗚呼悲哉宗著最所悲者往年與姑同  
舍居逾歲姑每歎生產貧窶不能如意徃徃鹽米屢  
空假貸無所則從容謂宗著曰吾早失先慈鞠於外  
氏零丁孤苦已極不幸加以夫家先富後貧羸屈之  
感人所不免則自少至老吾無好况惟眼前兩兒粗  
知讀書他日賴天之幸倘獲一第此稍可慰矣而吾

漸羸老髮齒墮落縱得一喫飯有何樂哉况吾多病  
少福暮境穩享亦不可期則此亦無非關吾造化奈  
何乎哉輒擁髻悽然不樂久之宗著進慰曰兩弟行  
且釋褐貴顯願姑少安焉強進七箸母以細故徒自  
憂惱也然退而未嘗不悲其語之苦也孰謂今日此  
語竟符也嗚呼悲哉去秋徃拜吳氏姑則誦謂宗著  
一詩曰五十年來無好事此身惟願向黃泉此汝曹  
氏姑近日所作也宗著跪而吟咀顧謂從弟道一曰  
詩意何索然也孰謂今日此詩竟識也嗚呼悲哉今  
春姑於夢中有天宮鍼線之召事甚竒異覺而說與

小姝因歎曰吾其不久於世乎吳氏姑聞之亦以爲  
憂宗著以爲春夢誕幻不足憂也孰謂今日此夢竟  
驗也嗚呼悲哉姑於祖母爲終狹而祖父絕憐其最  
少故先君亦體父母之意友愛姑特甚則宗著今日  
之悲蓋亦思先君而尤悲也宗著久纏廢疾跬步難  
運離違四歲無路省覲况於聞變之初未赴舍歛卽  
遠之日未看壙窆姑之平昔之視宗著無間於視子  
而宗著今日之事姑不能如事母慚負幽明此何人  
理南望長號隕絕而已緘辭寄哀永訣終天尚冀俯  
鑑歆此誠薦嗚呼哀哉尚饗

代館學儒生祭魯西尹先生宣舉文 己酉

坡山兩賢百世之師家庭道學濟美垂輝盛澤不斬  
發之外裔惟我先生是承是繼資稟旣篤造詣又深  
慥慥實地情情古心喪亂之後素履彌確仍拋功令  
牢辭徵辟烏府貯位鶴書穿趾掉頭若浼深藏不市  
考槃湖外講說專專高風映世至行範物旣樂且安  
惟道與貧伯子純粹龐公清真徃徃山樊或襍名利  
鵝伸鱉縮孰免驅使獨保幽貞永無緇磷屈指今世  
先生一人函丈完名獨占題品雖有善毀靡不歛衽  
誰言獨善莫尸之位元氣師表世實受賜默牖儒林

暗扶國脉覆若幘幘恃如喬岳云胡一夕少微韜彩  
悲興慙遺痛深殄瘁善人失依斯文無福丘園慘愴  
臯比寂寞丹旒翩而路經漢師返葬日邇多士愴懷  
等顯蒙末學景仰有素永違樞趨實切悲慕鳳儀莫  
攀雞絮展情來哭江滸冀鑑微誠

祭吳氏姑文

月日猶子宗著銜哀致誠謹以酒餅之奠祭于亡姑  
淑夫人漢陽趙氏之靈曰昔謝道韞雖有柳絮因風  
之語而摅其天壤王郎之惡則是有婦之才矣而德  
則蔑如也戴媯有塞淵淑慎之行而未聞答莊姜燕

燕之詩則是有婦之德矣而才似乎歉矣甚矣婦人  
之才與德之兼造之難也始吾先子少孤攻文章諸  
姑從旁學之惟姑爲之冠先子嘗稱其受才雄渾清  
拔洗去脂粉習氣使作男子而究其業則當不在國  
朝名家之後姑旣入楸灘相國之門相國嘗詫曰吾  
新婦士君子也蓋婦人之性處於妯娌姒羣妾之  
間雖號爲賢婦恒不免徃來語言咕囁之態甚則磚  
礮而反唇相稽者有之姑則澹然其心超然其迹接  
事上下常得其歡心處之裕如相國蓋指此而稱之  
也然姑性高明灑落舉止若丈夫御城獲一以寬不

喜問米鹽出入處孀以後惟專意教訓子孫日日詩書尤不事生產家益貧落雖至乏絕未嘗皺眉子女姪壻輩咸憂其寒苦每徃省之則接色聆音之際不但自樂其貧又使人不覺驩然忘憂而退竟不敢以生理猥瑣之語溷其耳族黨婦女徃徃有褊而難化悍而好噍人所憚者與姑居靡不欣欣愛慕終身不敢少示牴牾之色其德性之薰感人如此晚年尤嗜書耽於性理之說內弟道一之見解明晤亦得於姑之訓誨緒餘也伊川先生謂范純夫女却能識心夫以女子而能識心則其生質之美可知矣推而上之

則女子而入於聖域者亦有之任姒邑姜是已彼豈肯銖累寸積下學上達學爲聖人之事如男子哉惟其天稟之高自然近聖也夫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夫以顏子亞聖地位夫子稱其賢不舉他事而舉其安貧則豈不以人情所難惟在於處窮而然也是以自篤行君子莫不以安貧樂善爲難能而姑能之則天稟之高可見而不特兼道韞之才戴媽之德而已也嗚呼姑之才之德旣如此而平生惟涉憂患困窮而世間所謂歡華福祿無一到姑之身姑固不以此爲恨然而最可

恨者每竒愛道一辛勤教養終不見一科之榮以沒天之報施爲善之道何如也嗚呼悲哉宗著少失先子幸依諸姑以托其終身之慕也往年哭曹氏姑今又哭吾姑五內崩迫悲傷摧咽不知所以爲言而念姑平日以古君子之道自居絕異於世俗婦人不解文字者故於其卽遠也不敢不文其辭而哭焉伏願明靈庶歆微誠嗚呼哀哉尚饗

祭松谷趙尚書復陽文

癸丑

嗚呼天之生鉅人長德不甚數厥或生之則蓋以擬諸斯世之用而用之未究奪之又亟使斯良不克卒

受其福何哉嗚呼公之生也豈偶然哉天畀之厚家庭之得固無論貌若儻蕩而檢押之設焉外若寬弛而畦畛之嚴焉望之而隕然其順也卽之而儼乎其自將也則司馬君實之德殆乎近之矣孜孜乎其勤也惓惓乎其忠也而不自形其勞也惠澤周乎一世功利及乎萬民而不自尸其功也則五綬大夫之勞勤不足以擬之矣休休如有容而矜人之短也藹乎其汎愛而若恐傷之也然而至於善惡之分邪正之卜毅然而爭之凜乎其不可犯每以鸞鳳之護鷹鷂之逐遑遑乎上聞而下達使君子之氣伸陰邪之志

訕而維持世道之功深則陳大丘之廣度范孟博之  
剛腸可謂兼之矣十年秉銓清芬映世三朝歷仕令  
譽在民柱礎乎邦家山斗於士林方駸駸大拜而公  
遽不祿使大厦去棟生民失庇善類亡其所恃則何  
天之不終福斯世而竟靳愨遺耶嗚呼痛哉昔在戊  
申值歲大侵公時掌賑發棠通糶舉國忘飢民受其  
賜辛亥凶殺倍筵戊申而公之沒適在其年之上春  
春夏間滿城餓莩貿貿載途舉皆呼天而思公曰天  
胡奪我公使我至此不怨歲之惡而怨失公譚者謂  
使公在於辛亥之夏則必能撫摩煦濡如戊申之爲

而生民之糜爛不至若此使公少假以數年得至台  
鼎則必能明揚士類陶鑄保合國勢之駝航朝論之  
橫潰亦不至於今日之甚此非著言之私也是以近  
世名公卿卒雖有遺惠在良者未聞有市吊巷哭之  
舉及公之喪上自卿士薦紳下逮臺胥隸皂以至市  
道小民婦孺流丐之微靡不奔走驚呼咨嗟啜泣久  
而不已雖司馬之鬻像百里之輟杵何以過此天之  
生公之不偶然益可驗矣公於文詞亦天得而最工  
駢儷豪宕巧緻翩翩有劉李之致士爭家誦而戶咀  
爲一世場屋所體尚然以廣平鐵石之腸尚吐梅花



嫵媚之語則乃知賢者之使材無所不該而或者疑以德人之辭不宜乃爾則過矣公之文眼亦公且溥屢典貢舉故絕偏主遺才之謂晚而嗜古文以應四方之求沛然有餘地而謬謂著粗嫺蹊逕不以卑幼而猥借之議論輒與譚確古今品隲藝文則著益服公聰明邃識未嘗不竦然自失也雖然特公之土苴耳此何以稱焉著之先人晚與公爲莫逆著亦逮事浦渚先生操笈篋之役而有骨肉通家之誼故深荷公調護之恩不敢忘也方公騎箕之時也著遭內艱以羸病未暇展雞芻之哀今始闋服旋又釋褐而已

失公無復有進教依歸之望則其於世俛俛悲感之懷何如也公之精爽有知則尚有以鑒余之文嗚呼哀哉尚饗

祭萬休任慶州文 甲寅

惟我先生金玉之堅松竹之勁天昇文章聲鏗色炳加以孝友允出至性旁及吏事嚴苦精絕早擅詞場高標鴈塔手簸天芬籊籊衆作嘹然一吟崑鳳獨啖竭闡大科進塗斯揭橫罹家難遜于嶺海潛光進修垂二十載逮遭內艱扶櫬歸洛血淚沾灑松楸變色追稅六年形貌毀腊哀動隣人怨敵亦服賢相劾薦

連授大邑苦心撫字啗茶茹糜吏帽民懷敬如神明  
玉環金帶前後褒升始踐霜臺終到亞卿度支冬官  
騎省南宮乍長喉司地分清切暫蒞畿闈澄按未卒  
國子薇垣屢擬不點時望之歸亦可以覘晚守雞林  
更試牛刀誓欲酬報完其凋剝劇理劇神用大勞  
瘴濕乘之一疾不起歸旒翩而萬事已矣石田茅屋  
依舊蕭然葬祭艱營觀者興憐嗟公處世抹撥坎壈  
階級稍崇展布全噤平生端緒略施州郡不樂京官  
坐席未暖黼黻之文不賁館閣端委之量莫秉鈞軸  
袖手畢世墨墨以沒嶷嶷山樊世所慕悅赫赫貴權

衆所奔趨公獨自守不敝衣裾坐此龍鍾恬介絕倫  
瞻彼仙槎人士珊珊思公德行俎豆尸祝百世山仰  
亦足伸屈昔我先君視公弟昆髻州同學疎翁之門  
不鄙謂余過加獎誨廣津之曲有田連畹杖屨陪從  
爰自宿昔通家骨肉辱托至密去歲承凶適叨官僚  
久違匍匐每懷媿怍今來奉酌墓草已宿一慟宣哀  
江雲錯莫天或假余得遂論著揄揚盛蹟俾後有據  
續成遺文庶不墜地二者居一矢心于中先生奚憾  
不余鑑衷

祭李汝美繳文丁巳

嗚呼世之面目蜂露心性勃戾而喜牴牾者見之者  
輒曰是雖未必善當用於世而其達也無疑形貌寬  
緩而儻宕心地慈仁而愷悌與人言若恐傷之者則  
必曰是雖善用於世則未也且必窮阨卒之禍福窮  
達徃徃與世之所題品者相符則福善禍淫之理一  
何刺謬至此哉嗚呼君之孝友之純行誼之篤文詞  
之富舉世無軼於君者而命甚窮生平無一好事三  
娶妻無血嗣家事埤窮終不得一第以沒而晚得一  
縣如斗大又不享一日之樂竟遭毒癘屬續於長安  
之旅舍而親知畏忌莫敢歛握弱妻稚女嗚嗚啼哭

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嗚呼哀哉君爲人寬厚長  
者望之藹然知其爲善人性姁姁汎愛愛我特甚過  
於眷戚每見我多病爲之憂形於色吾亦畸於世所  
與相識者千百人不憎我者絕少而愛我者惟君一  
人豈非兩窮相值氣味相合而然也念斯世吾與君  
爲窮之冠卽吾二人而觀之當推君爲首而今吾又  
失君俛俛於世愛我者不可復得而尤爲落度則吾  
窮亦甚矣然君素強康無疾吾雖科甲子姓差勝於  
君而篤疾半生辛苦噤吟君每笑謂吾二人乘除略  
足相當而吾未嘗不羨君之健也孰謂健者坳而病

者存乎君既蹇連如此則意謂造物者必當餉之以  
壽考而乃止於此信乎君之窮也然觀近世不善之  
人雖或達於一時攫挈騰馳於須臾之頃而人非鬼  
責溢於身後則其視善人生雖窮而死而安者得失  
未知何如也然則嚮所謂窮者未必窮而達者未必  
達也君亦可以少慰於泉下矣嗚呼悲哉吾自峴山  
來傷於雪嶺眩疾徃徃而劇不出戶已踰累月君之  
沒不得襚君君之鞠不得送君君則愛我我則負君  
愧於幽明者多矣嗚呼痛哉尚饗

祭崔周卿文

庚申

友人趙宗著以病不得徃莫使兒子儀徵以清酌庶  
羞之奠祭于故應教崔君之靈而告之曰始吾與君  
十歲而相遇同庚同閨而同遊戲同科工長而科第  
仕宦相與鱗次而爲則情同骨肉而知君者莫我若  
也君慈仁汎愛見人惟恐傷之而孝友之行尤出於  
天性形體弱小而度量恢弘足以鎮俗容物而得喪  
喜怒未嘗形于色言笑諾諾而至於義斷凜然不可  
犯外雖和光混塵而端潔之操不緇也平居門絕雜  
賓恬淡簡靜望之使鄙吝消落雖善毀者亦不能議  
其言之玷則殆近於中行之道乎才敏足以經事

功而處之若拙地望足以領士林而守之以雌是非  
臧否瞭然於胸中而退然若不出口故平日與之相  
熟者莫知其所蘊此豈俗子輩所可窺測也吳貫之  
於人少許可每見君未嘗不恍然自失然則君之爲  
人可知也已然嘗嗜酒酒酣以往天機袞袞外托淵  
明自得之趣而內有無功不平之意深中罕言故人  
莫得以識其微旨也然君氣象尊重安閑骨法清遠  
宜得壽祿而壽僅止五十官不過三品使碌碌之徒  
委蛇卿相而獨不得享乎此嵇叔夜謂阮嗣宗口不  
言人過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君母亦飲

酒過差不覺傷生而致此乎天乎天乎胡寧忍此大  
凡純善者多不得壽祿自顏子以下至呂與叔張敬  
夫皆不得年或無位或有位而亦不甚高善者至清  
至粹無查滓可以堅凝故不能致壽而享祿君母亦  
純善而致此乎天乎天乎胡寧忍此夏間過余語間  
曰吾二人有先死者約相傳或作碑誌余意其見吾  
病深而爲此言也孰謂余先哭君而成其言之識也  
君與我既以至誠相知相愛而君今已矣奈何乎哉  
吾有過而無正吾之過者矣吾有病而無憂吾之病  
者矣我質云亡吾身若喪天乎天乎胡寧忍此嗚呼

哀哉

南岳集卷四

南岳集卷四

